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

第五十四之六

0163675

110.17



163675

WA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五十四

冬十月壬辰朔視事○刑曹覆啓金陟罪命議于政府黃喜許稠等以爲金陟御史一擗之言真珠隱挾之情雖若可恕其與遼東伴送舍人俞准交通情迹甚著法不可赦孟思誠以爲御史一擗之言雖泄無害隱挾真珠之罪不至於死但與俞准交通其罪深重姑從寬典以示好生之德從喜等議○昌盛令頭目六人率巫女禱于木覓禮曹啓今以朴堧上言雅樂冠服制度遣人質問可否議于詳定所提調黃喜孟思誠許稠申商等以爲立咨文章語意若順則可奏鄭拯以爲中朝侯國享先之禮必與士大夫同不足問若天子享宗廟之禮恐不可問也從招議摠制柳思訥製歌辭以進曰古者詩歌採之國中雖閭巷歌謠可見王化之所及二南之詩是已歲在丁酉臣受命爲咸吉道都巡問使得見和州江水東流曲折而南又從東復折而南流東入于海第一曲是和州第二曲乃濬源殿也晉山府院君河崙名其江曰龍興羨其王業之所基也于以見我朝鮮歷年之長又與此江同流不息而相爲終始也故當是時也臣作龍興歌一篇思欲詠太祖大王應天創業功德以示後來不幸罹疾藁成復毀至于再三今已十三年矣不揆

世宗實錄卷五十四

鄙拙謹書于後伏望 殿下燕閑之餘特賜觀覽被之管弦截諸樂府
奏之朝廷用之鄉黨俾一國臣民永世不忘不勝幸甚山從長白山來
水向龍興江流山與水鍾秀儲祥 太祖大王乃生源遠流長德厚流
光奄有東方樂只且傳祚無疆下慣習都監○慶尚道監司進與海郡
海邊所得青琅玕六十一枚○初倭人藤七及金源珍邊相等會于向
化藤賢家飲酒相責源珍曰設置慶尚道巨濟處置使者汝之謀也禮
曹具啓下刑曹推劾相妻上言乞貸夫罪命下政府議之黃喜等以為
邊相姦猾莫甚若不治罪後患可慮況其事證明白而抗拒不承宜痛
加拷訊無貽後患從之○癸巳昌盛頭目柴友死命禮曹致祭○申槩
金復恒成念祖許詡李師曾等從獄中上言曰閔汝翼氣息方絕身尚
未安其甥李成幹等忘哀貪利封鑠房舍搜閱閔休衣笥至於爭分賜
賻反唇詬罵汝翼平日所占廣州葬地擅自易卜以致閔休不勝憤怨
至於自刎汝翼妻郭氏托疾避接聞計不奔又不視葬滅毀綱常敗亂
風俗人道滅矣所當痛懲臣等承乏風憲不敢愆然推劾其情具狀以
聞雖以當劾之人俱係容隱未能究劾然事情自現且有據援初以閔
休自盡之由問於郭氏答曰恨葬地不如心以致殞命據此更詰不行

奔喪視葬之由備得其情若其推李氏之婢內隱加則有由矣當責問封鎖之故其婢對以宅主不在以致封鎖然未嘗據此招問於郭氏恐非涉於容隱之禁也都城各里五家爲比告舉風俗不美之事已有著令且允有所劾責問隣里其來已久郭氏所犯雖具於自供節目有未盡故問於隣里恐非風聞之比也臣等當官志於正風俗顧以昏庸辭理踈虞罪誠重矣然嘗爲耳目風憲之官乃與會所臨問頑惡敗俗之人比坐獄庭面詰曲直悖慢陵蔑伏望 聖慈令攸司直治臣等不明之罪勿使對訟○甲午命釋申傑等○禮曹啓會禮儀注會朝訖典樂設登歌於殿階上引二舞入立於懸南典儀設王世子坐於 殿下座東南西向設宗室二品以上座於王世子之後小南文武群官二品以上座於 殿下座西南每等異位重行相向北上代言座於西南隅北向東上設宗室元尹及六曹參議集賢殿副提學座於殿階上之東三軍僉摠制僉知敦寧座在西正尹以下及正四品以上左侍臣座於元尹之後右侍臣座於僉摠制之後從四品以下於中階從六品於階下俱重行相向北上設文武三品以下不升殿者座於殿庭東西每等異位重行相向北上

諸道奉箋官各就本品之末

茶房提調設壽尊於殿上近南北向

設站於尊南加爵有司設升殿者酒尊於殿階上東西近北設殿庭群
 官酒尊各於其座之前宗室及文武群官依時刻皆就門外位左中護
 引王世子就次侍衛如常協律郎入就舉麾位典儀帥通贊先入就位
 奉禮郎分引群官三品以下入就位判通禮啓外辦中禁傳嚴 殿下
 乘輿以出繖扇侍衛如常儀 殿下將出仗動協律郎俛伏舉麾興工
 鼓祝軒架作隆安之樂 殿下升座爐烟升尚瑞官奉寶置於座前協
 律郎偃麾戛鼓樂止判通禮及典儀升就殿階上西向立僉知通禮引
 王世子八就位立定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王世子鞠躬舒安之樂作
 四拜興平身樂止僉知通禮引王世子升自東階詣尊所北向立茶房
 提調酌酒第一爵授王世子受爵詣 殿下座前北向跪進近侍傳奉
 置于座前王世子少退北向跪稱臣某稽首言三元首祚冬至云天
 不勝大慶謹上千千歲壽俯伏興退殿階上北通贊贊跪王世子跪 殿
 下舉爵軒架作休安之樂律用月茶房提調進受虛爵復於尊所樂止
九進爵樂作通贊贊俯伏興四拜興平身王世子俯伏興舒安之樂作
舉訖樂止四拜興平身樂止僉知通禮引就座後立初王世子將就位奉禮郎分引
 宗室及文武群官二品以上以次入就位判通禮進當 殿下座前北

向跪啓請迎宗室及文武群臣升殿俯伏興退復位代言前承教退臨

階西向立稱有旨通贊贊跪群官皆跪代言宣教曰迎宗室及文武群

官升殿通贊贊俯伏興四拜興平身宗室及文武群官皆俯伏興舒安

之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代言還侍位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群官

應升殿者由西階升就殿階上橫班北向立定奉禮郎引議政詣尊所

北向立茶旁提調酌酒第二爵授議政受爵詣殿下座前北向跪進

近侍傳奉置于座前通贊贊跪群官上下皆跪議政少退北向跪稱議

政具官臣某稽首言三元首祚冬至云天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千

歲壽俯伏興退復位跪代言前承教曰敬舉卿等之觴殿下舉爵軒

架作休安之樂茶房提調進受虛爵復於尊所樂止代言還侍位通贊贊

俯伏興四拜興平身群官上下皆俯伏興舒安之樂作四拜興平身樂

止典儀曰就座通贊贊奉禮郎引群官上下皆就座後立司饗提調

進案休安之樂作近侍進花訖樂止王世子及群官上下皆座判通禮典儀通

設群官卓散花司饗提調進食受寶籙之樂作凡進食樂作王世子及

群官皆起立進訖皆坐凡進食皆坐王世子食執事官群官食食畢

贊奉禮即亦皆赴座進訖皆坐

樂止母司饗提調進食提舉供王世子食執事官設群官食茶旁提調進第三爵登歌作提舉供

王世子酒執事官行群官酒每茶房提調進爵提舉供王世子酒執事官行群官酒文舞入作三

成止出進食軒架作觀天庭之樂進第四爵登歌作進食軒架作海瑞

之樂第五爵武舞入作三成止出進食瑞鷓鴣之樂第六爵荷皇恩之

伎進食水龍吟之樂第七爵拋毬樂之伎進食黃河清之樂第八爵牙

白之伎進食萬年歡之樂第九爵舞鼓之伎並如前例殿下若入便夫則王世子降立

東階下群官分東西殿近者皆出座階下立具於殿下出升座王世子就座羣官上下皆就座司饗提調進大膳大

十年之樂仍歌靖東方之曲提舉供王世子膳執事官設群官膳訖樂

止司饗提調進撤殿下前案提舉撤王世子卓執事官撤群官卓典

儀曰可起通贊傳贊僉知通禮引王世子降復殿庭拜位奉禮郎分引

群官上下俱復拜位立定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王世子鞠躬軒架作

舒安之樂四拜興平身樂止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群官二品以上

次出判通禮進當殿下座前跪啓禮畢俯伏興還本位協律郎俛

伏舉麾興軒架作隆安之樂殿下降座乘輿還內繖扇侍衛如來儀

侍臣從至閣樂止奉禮郎分引群官三品以下出從之○義禁府啓申

樂金復恒成念祖許詡李師曾等推閔汝翼妻郭氏及女婿李成幹權

末生金湜等罪不能詳劾過情論請成幹當妻父始死之日搜休衣筒
末生與休妻李氏相詰湜亦當始死之日取鞍子而去成幹末生湜等
律設杖八十 從之槩等勿論○乙未視事○命內官韓龍鳳賈別膳
贈昌盛○命還給趙賚趙從生等職牒及科田○丙申月犯金星隔半尺
許○命知申事安崇善邀昌盛至時座所迎入帳殿設宴○內官金龍賚
寧遠府所獲海青來 上以示昌盛曰未知爲真海青盛令頭目馮阿
居視之曰此是第一海青也○丁酉霧○昌盛率頭目二十四人叢向
咸吉道接伴使判漢城府事盧閑隨之 命政府六曹及右代言南智
餞于普濟院○鏡城人申玉京捕堆昆一連使臣賞青紅繡布各十匹
海北兒三百箇細玉一斤針三百箇弓絃十條○賜咸吉道都節制使河
敬復判慶源府事宋希羨衣各一襲以捕海青也○賜祭于星山府院
君李稷教曰佐運經邦義旣同於休戚褒功崇德禮當備於哀榮茲乃
恒規豈伊私惠惟卿性資冲粹器宇宏深夙懷經濟之才仍究聖賢之
學量足以任重明足以炳幾麗運之衰天求有德適際風雲之會親依
日月之光旣從 聖祖而成開國之勲亦佐 昭考以致佐命之烈輸誠
委質戮力協謀山河再誓於兩朝竹帛垂休於萬世卿之效力於我

宗社亦大矣由是 祖考賴股肱之助廟堂隆柱石之資再振臺網
屢司方面四朝帝庭而皆能專對三長台司而允符具瞻真國家之元龜
而盤錯之利器念予眇質圖任舊人顧惟世臣無復存者巋然一老留
及四朝茲深眷注之懷益資弼亮之力允厥制度皆知裁成何疾病之
彌留致計晉之忽至天奪良佐已失所憑國有大疑何從而決今遣禮
官而致奠且今庀事以飾終於戡夷險不渝敢忘卿之舊績幽明無間
涼體予之至懷○慣習都監啓元興曲及安東紫青調請於樂歌復用
元興在東北而和寧屬郡濱于大海郡人隨海船行商而還其妻迎見
悅而歌之紫青調亦婦人所作言婦人以身事人一失其身人所賤惡
故以絲之紅綠青白反覆譬之二曲雖皆載諸樂府然廢而不用久矣
今見其詞紫青調婦人有貞靜自守不爲人所污元興曲見夫之還喜
而歌之正與居士戀相爲表裡皆足以有裨於風教誠宜被之管絃俾
之勿壞 從之○戊戌遣宣慰使慶昌府尹李孟畛丁咸興慰昌盛及
小張○己亥以成抑爲議政府贊成吳陞大司憲申槩中軍都摠制奉
礪右軍同知摠制尹粹禮曹參議宋仁山左副代言李兢右副代言權
孟孫同副代言姜籌吏曹參議張友良右軍僉摠制僕循集賢殿副提

學趙瑞康司憲執義李迥李思任並司憲掌令南簡李具商並司憲持平○咸吉道監司啓安邊宜川兩官連年失農且今使臣之行獨任支待艱苦倍他請蠲今年各司貢物從之○庚子百官詣昌德宮拜賀正表箋摠制李蕺崔海山等奉表箋以行賜蕺等衣毛冠笠靴○漢城府啓盤松坊青坡等處未定外城之基且無坊名分給家基實難請同禁火都監審定城基傳旨承政院曰太宗嘗言東自安巖洞至伐乙兒峴西自沙峴至典廐南山將退築外城然比事至重豈可獨令漢城府定基乎宜使三議政率漢城府官吏及相地人審之○召知申事安崇善吏曹判書趙啓生叅判鄭淵等曰成念祖以朝奉授中訓其故何也遂傳旨吏兵曹曰自今雖去官者超資去官則具由以啓○遣宣慰使知敦寧府事李興發于吉州爲昌盛也○禮曹啓琉球國中山王所遣人請依日本國王使臣例令其道驛丞伴來知申事安崇善啓琉球與日本不同特遣官人伴來爲便從之遂以藝文直提學裴桓爲宣慰使○禮曹啓安東府副司直權村事母孝請錄用勸勵從之○壬寅預原郡私奴李都致捕獲白花海青即遣鷹師聽使臣指揮看養○傳旨司憲府前日吏曹誤授成念祖三品職予已責讓改正其勿復問執義

趙瑞康啓一資一級不宜超授今念祖以朝奉授中訓超越三資請
効其由 上曰凡除官職皆受落點銓曹豈欺予哉且已輸情服辜勿推
之○甲辰視事左司諫金中坤等上疏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故城郎
築濬春秋必書所以重民力也今我 陛下軫念黎元安不忘危乃遣
大臣巡行各道擇定城基可因者因而修之可改者改而築之以備不
虞誠以生道使民長治久安建萬世不拔之基矣然各道沿海之城一
年之間並築二三則惟恐郡邑守令爭以先畢爲務捲土役民不勝其
苦雖曰使民以時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之事固無暇矣况比年以來水
旱相仍民不聊生今歲禾穀雖曰小登累歲義倉之貸盡輸而納今年
之嫌亦如前日欲備茹草橡實以繼來歲者不可勝數加以賈糧數
月之役麩麥之未耕救荒之未備家無所儲妻子嗷嗷誠可嘆矣詩云
嗇矣富人哀此煢獨此臣等之所以不敢容默也國家 太祖創業以
來聖聖相承繼志述事有備無患沿海之城雖未完固足以憑藉聖德
維持鞏固非汲汲傾危之日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則雖有城池之險苟非斯民誰與守之臣等伏望順民心之好惡隨役
事之便宜審緩急酌輕重每年一道只築一城使一方之衆更代經營

則庶不悖三日役民之義而無異於與民偕樂之役矣伏望 殿下裁
擇下兵曹與議政府諸曹同議僉曰每年令主掌官視年之豐歉以當
築城子之數啓聞行移以附近各官量民戶田丁多少抄軍每五結不
過一名依前定日數役之其年未畢則待後年畢築以爲恒式 從之
○刑曹將斬金陟其母上言老女年踰八十有子三人一廢疾一兩目
盲唯賴陟以生今若受刑老女何以爲生 上曰真僞閱實問姑勿行
刑○禮曹啓濟州人副司正金庇事父母勤定省安心孝養母歿哀毀
踰禮欲守墳兄弟親戚皆以家貧無僕止之庇不聽居廬供奠如事生
躬擔土石營墳祥禫之制一遵家禮鄉人服其孝行請旌表錄用 從
之○全羅道處置使進築頭浦所得青琅玕十三枚○工曹據慶尚道
監司關啓延日縣則舊城猶完請待豐年畢築合浦則都節制使本營
一方巨鎮昆南則新設邊鎮不可不築請移延日之軍赴合浦昆南迨
水未凍畢築命與都巡察使議啓工曹啓各處築城赴役軍人初以田
丁多少分定一時赴役而獨未畢築甚爲不當請令未畢各官畢築初
定之處使勞逸均平 從之○刑曹啓靈巖人私奴李豆彥錦山將拔
孫發驪與人私奴今音同歐殺人律皆處絞 從之○知申事安崇

啓臺諫人主耳目不可不擇近來拘於階品階非正品者不拜掌令才雖未協衆議徒以正品散官除授甚爲不可且宰相臺諫非他除授之比階雖非正品才合臺諫者當隨才叙用上曰卿言甚是任人須用稱職者宜勿論散官高下崇善又啓察判鄭淵語臣云李歲崔海山以爲軍器監提調多行不義稍得不廉之名宜以剛正公廉者爲提調上曰軍器之事他人安能及二人材巧姑勿遞又啓淵言司僕寺官負皆用知馬者未便宜除處事廉正者以除冒濫之弊上曰後日更啓施行○左代言金宗瑞啓曾因許稠之啓以朴去非不孝之實問於趙未生李明德皆曰不知然則不孝之實未能的知崇善亦啓去非雖狂悖失度然因曖昧之事不可輕以不孝論上曰然姑勿論○乙巳遣內官金淳問安使臣于咸吉道仍送酒果○義禁府啓副司直金尚禮私通讓寧大君禔請依永樂十六年六月日頒降教旨大懲鑑後上曰尚禮愚惑不可重論且禁防護寧漸不如初可減二等知申事安崇善啓讓寧禁防明有太宗遺訓不可少弛如或少弛無賴之徒不知大體乘間往來則不可釋其罪也宜從宣旨嚴加禁防上不答○召謂黃喜等曰農事專賴於牛曩聞朝廷易換牛隻之語日夜憂慮今寢

其事使臣還時欲以牛隻稀少語之何如喜等曰言之何害 上曰予當力陳之又曰尹鳳向本國不如昔時發言又在略無厚待之意將何以悅其心乎喜等曰密贈布子爲可 上曰其數幾何喜等曰七八十匹爲可安崇善曰臣意以爲贈之無名雖密贈誰不知之莫若不贈之爲愈也 上曰不明之君在上宦官用事則雖中朝之臣尚且畏縮況在海外之國豈可守正而不事之哉宜以麻布七十匹潛給尹重富待鳳之還乘間贈之○召黃喜權軫許稠申商鄭招議曰恭靖大王雖云繼世之主河崙嘗言寄生之君朴嘗又言其子孫之爵不可與恭寧敬寧等宜降等除職余亦以爲其女子封爵亦依鎮安益安之女施行何如喜等曰 上教然矣 上曰古制宗室之女稱郡主縣主 恭靖大王之女亦依此例何如喜等曰宜考古制施行 上曰今集賢殿相考以聞○上謂許稠安純申商鄭欽之崔士康申檣鄭淵等曰咸吉道都節制使何敬復馳報兀良哈三百餘騎爲尋逃人及被奪牛馬與嫌進兀狄哈接戰我國防禦之地戍卒數少宜加軍卒以備不虞其將何以稠等曰在廟堂之上決策千里之外殆亦難矣宜遣朝官傳諭國家之意使敬復臨機應變令使臣審知北方兵機速還可矣 上曰然又召黃喜權軫議之亦如稠等議遂遣

禮曹佐郎李補丁于咸吉道仍命曰還方邊塞遽遣朝官恐或駭人耳目其稱爲宴使臣而去毋令外人知之○丙午視事 上謂申商曰琉球國人爲何事而來前此其國飄風人到本國禮而遣之無乃致謝來乎商曰意必如此且其人具中朝冠服稍知禮義待之之禮宜加諸島之倭 上曰今中朝使臣來矣接見此輩于城內乎否商曰此輩以時朝見中國非他諸島倭賊之比且交隣之禮自古有之雖中國知之何害 上曰遣使答禮乎商曰海路險遠今此輩偶與商倭船偕來前此本朝未嘗脩回使之禮○上謂許稠曰大閱儀註錄於六典乎稠曰錄之 上曰大閱之禮王親服戎衣侍衛之臣皆著甲冑朴訥嘗言大閱所以迨閑暇之時修武備戒不虞非真臨敵接兵也王親戎服未便時善其言而不改其儀或云王以時服而坐侍衛之臣亦以時服侍立此議何如稠曰臣未知之 上曰大閱之法專取宋制蓋其時兵革不息專尚武備故雖君王暫不釋戎服未可專取其制而行之卿更稽古制以聞○宗茂直宗金等遣人獻土物回茂直正布九十二匹宗金五十一匹○議于政府六曹曰正朝火棚之戲年前金滿已見之矣今使臣若留則亦示之乎鄭淵申穡崔士康鄭欽之申商安純等以爲使臣請見則示之不請則不必示

之許稠曰火藥有限一棚所費甚多且本國放火之猛勝於中國未可
令使臣見之彼雖請之宜勿示之○義禁府啓百戶元額八十名中禁
二十四名多少不同而合計去官未便請自今勿論今冬來夏每令百
戶二次中禁一次去官下政府諸曹同議僉曰可從之○刑曹啓連山
囚私奴吾乙麼之歐殺人律該處絞從之○兵曹啓軍器監火藥庫間
在閭閻火災可畏請擇閑曠之地移構從之○丁未左代言金宗瑞右
代言南智左副代言宋仁山等啓臣等初聞四使臣各率其屬百五十
餘人又率本國軍人一千名同往野人地面則野人震恐必生疑變不
可不奏故廷議僉同臣等亦以爲是今聞使臣之言只遣頭目及本國
官人護送軍若干賫勅以往則野人生變未可必也而必須奏請深以
爲疑永樂 皇帝遣王教化的同本國官人招誘野人野人初不肯從
本國信野人之言遣李行奏請童猛哥帖木兒仍屬本國 帝不准而
帖木兒乃與王教化的偕行入朝我 太宗深悔之野人之難信類此
以今事勢觀之使臣之來無歲無之而每有賞賜今歲獨無恐有聞言
也其遣採捕軍捕鷹豹此可疑之端遭可疑之勢慮未兆之變特遣人
奏請不可不熟計也雖得准請若野人順朝廷之命無他變則後日朝

廷以我國之奏為何如也此不可不慮也倘若不准則悔將何及且雖奏請得准無及今年之行姑從朝命如有不意之變因變奏之亦不失機願留三思○序班崔真回自咸吉道○召讓寧大君禔○左司諫金中坤等上疏曰守令之職寄百里之命體宵旰之憂宣布德音惠養斯民非循良之人不能也漢明帝嘗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所以重守令也惟我 殿下軫念元元勵精圖治重其字民之職改爲六載之法其久任重責之意可謂至矣然而六載之法臣等未見其可也謹條列而悉陳之夫穀帛雖輕不試於學製珊瑚之重豈付之弱力守者今之表令者民之父母也其可易爲而不擇賢否哉其可累歲月以進秩循資格以授任哉自癸卯以後授之守令者不過庸劣頽鈍之徒不能接踵於朝廷者使布列郡縣則賢者之少而愚者之多班班可見雖疲精極神以終六載暫叙京官不數月而復任郡縣者不可勝數是則非徒六載之久乃十有餘年也其於 祖宗出入均勞之法果何如也其弊一也彼六載之久尚恐終息况十餘年之守令乎砥礪名節憂勤敬畏終始如一者幾何人哉此其二也或以文武英才闕閱子弟任以郡縣則托故固辭如有未免則赴任未久因以辭職窺伺六曹郎官視

守令如蔽徒臣等竊恐守令之職將如前朝安集之類矣此其三也古
今天下循吏之多莫漢若也而漢之循吏不過五六六載之間幸逢循
吏則民受其福固無冤抑矣若逢俗吏則徒以簿書期會爲務而刻剥
於民豈無疾首蹙額而囁嚅不能言者乎儻曰黜陟幽明然近者趙
晉之於善山之實之於慶州每居最列則監司之殿最不足信也明矣守
令之不肖者今猶古也三載則民之受害者近而六載則民之受害者
以此其四也古人有言曰一婦之怨六月飛霜守令赴任侍從婢僕遠
父母離夫婦以終六年此雖小事恐有怨曠致傷和氣此其五也詩云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况守令三載之法
載在元典乃萬世不易之良規一朝遽改則有違祖宗之成憲未守臣
民之所望此其六也中庸曰體群臣字庶民茲法之行非唯守令之所
惡抑亦細民之不悅者也因循不改迨至于今議者以謂六載之法美
而難改然未聞有議者遣子弟任守令以終六載者是則未免乎循
一己之偏曷能至公無私哉此其七也伏惟 殿下深察焉大學曰民
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爲治之道莫大於絜矩伏望 殿下議於
臣僚訪諸小民如有不好者速改之以副臣民之望不允○傳旨刑曹

京外罪囚內元犯人未蒙赦宥則隨從人雖在赦例并論其罪實爲未
便自今大赦而不原外其餘死罪及雜犯者元犯人雖不蒙宥其隨從
人應在赦例者並皆原免○戊申視事上謂申商曰咸吉道地窄民艱
倘使臣每年下去則將來支持之策不可不軫慮他道之物轉輸爲難
不可爲也其道內可備物件磨勘以啓商曰問諸本道監司更啓上曰
然○序班崔真進段子一匹象牙毛鞭一柄上引見于幄次曰爾今
往見幹木河其勢何如真曰初至彼境野人率妻子登山止有四人候
之吾以野人語說之四人迎吾等以歸上曰爾知女真言歟真曰女真
蒙古語皆知之上曰何以知之真曰於野人達達地面屢奉使招諭故
知之 上曰傳勅於童猛哥帖木兒乎真曰若先傳人物還本之勅則
恐野人懼不肯來故先傳採取海青土豹之勅及猛哥來至鏡城然後
乃傳其勅仍囑以諭毛憐衛指揮及楊木答元之勅 上曰於訥彥地
面之外亦可採海青乎真曰遼東近處容或有之不如本國之多也
上又問高城之系亦出本國乎且知本國語乎真曰母則本國人父則
女真人本國之語則不知之也命同副承旨權益孫饋之回賜麻布十
匹真曰還館時欲見叔毋願賜粥米賜白米五石○遣同知摠制尹重

富爲四使臣冬至宴宣慰使○命集賢殿考文獻通考及杜氏通典以
進其言曰漢宣帝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質
其言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
中興焉後漢亦重其任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爲郡或自郡守入爲三公
三國時有郡守國相內史晉郡守皆加將軍無者爲取唐太宗重親人
之任疏督守之名于屏俯仰視焉其人善惡必書其下是以州郡無不
率理貞觀之末昇平旣久群士多慕省閣不樂外任其折衝果毅有村
力者先入爲中郎郎將次補郡守其輕也如是武太后臨朝垂拱二年
諸州都督刺史宜准京官帶兼長安四年納言李嶠同平章唐休璟奏
曰竊以物議重內官而輕外職凡所出守多因貶累非所以澄風俗安
萬人臣請擇才於臺閣省守之中分典大州共康庶政臣等請輟近侍率
先具僚太后乃令書名採之中者當行於是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
夫楊再思等二十人中之皆以本官檢校刺史宋自政和以來大平盛
時人皆重內輕外士大夫皆輕縣令之選吏部兩選不注者甚多然後
議所以增重激勸之法紹興七年詔將寺監承簿等任滿已改官入未
歷民事者各與堂除知縣一次並借緋章服乾道二年御筆今後非兩

任守令不除監察御史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紹興初數申嚴之
後或廢孝宗在位持之甚嚴慶元初復詔除殿試上三名省元外並作
邑五年又令試大理評事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著爲令自後雖
宰相子殿試科甲人無不宰邑者矣鄭淵鄭招趙啓生權軫孟思誠等
以爲六十箇月成法今已九年未見其効雖庸劣之輩無大過惡則監司
未知其實置之中等至於四中或至七中久在其任生弊民間者有之
且立法以後人皆苦以多端托故窺免請復元吏典三十箇月之法朝
士及功臣三品以上子壻內未歷民事者皆令外叙何如許稠黃喜等
以爲臣等竊惟民之所以不被至治之澤者顧其爲守令者徒以催科
深刻簿書期會爲能不知撫字教化之爲何事耳固不在箇月之多也
六十箇月之法雖未見其効亦未有大害於民也毋輕改成法以信於
民凡朝士及功臣與二品以上子壻可爲近民者衆所共知身有宿疾
父母老病外例授外任一以重近民之職一以試後月之用捨可也若
守令心存撫字政先教化者不雖闕於時務日計不足必須陟置最例脫
有違犯除貪污不法干名犯義及非法殺人外特令勿論及其考滿
依增秩賜金故事超資賜衣以示崇重則雖昏愚之至想必人各自勵

務行教化民受其賜各安生業可以致久任之効庶有補於王化○傳
旨吏曹守令近民之職古今重選凡爲朝士必經是任諳練庶務將爲
他日之用有益治體今之朝士不體此義多慕京官不樂外任一補外
宰憚於六期托故窺免甚爲不當自今大小朝士及功臣與二品以上
子督例授外任以杜輕外之弊如有窺避者限六年不叙以爲恒式○
吏曹啓本朝於王女稱公主翁主於宗室之女獨無稱號有違禮制謹
稽古制宗室之女稱郡主縣主乞依此制本朝親近宗室之女稱郡主
縣主疎遠者非特旨不授 從之○己酉御帳殿引見讓寧大君昶仍
設宴王世子及孝寧大君補以下諸宗親入侍賜禊馬及鷹子是日朝
傳旨承政院曰關係進獻大事外一應公事毋得啓達臺諫雖來亦勿
啓故臺諫上疏俱未啓○賜祭于卒都摠制郭承祐教曰折衝禦侮爲
臣之懋功將禮加恩有國之彛典惟卿稟資雄偉操行真純係出於將
門才長於武略屢捷倭寇夙成靜邊之勲克殲野人茂著平賊之効是用
嘗見器於 昭考累委任以元戎可謂爲王瓜牙爲國藩翰而一代之勇
將也予嘉舊績鎮茲南方庶展膂力之強倚爲干城之將何計音之忽
至俾予衷而盡傷爰遣禮官就致菲奠於戩死生脩短雖理數之難

逃哀榮始終豈幽明之有間故茲教示想宜知悉○以證為順成君朴
 廣妻李氏為咸陽郡主邊尚服妻李氏為德川郡主李寬植妻李氏
 為仁川郡主金澣妻李氏為高城郡主趙孝山妻李氏為祥原郡主李
 希宗妻李氏為安城郡主李恒信妻李氏為咸安郡主李叔畝妻李氏為
 韓山郡主金閑妻李氏為茂珍郡主李攷妻李氏為載寧郡主○庚戌
 左司諫金中坤等上疏曰信者人君之大寶國保於民民保於信讓寧
 大君禔得罪見絕放黜于外 太宗恭定大王有命曰自予千歲之後
 不得往來于京是則 太宗所以保全之計也厥後 殿下召見于內
 政府臺諫固請止之 殿下命之曰後如召見必諭臣僚是則 殿下
 之所以示臣庶從諫之信也上有大訓又有明命並如日星臣民之所
 共見聞當與國家固守而勿失者也厥後屢復召見今又不諭臣僚潛
 使入內是雖 殿下友愛之至情其如 太宗之大訓何哉其如 殿下
 下示信之義亦安在哉伏望 殿下仰體 太宗之大訓勿忘前日之
 有命速賜遣還勿復召見 宗社幸甚大司憲具陞等上疏曰讓寧大
 君禔罪惡貫盈得罪 宗社 太宗不忍加罪只黜于外嚴其禁防其
 仁愛之心保全之計深且切矣為禔計者改心滌慮以盖前愆小答

太宗仁愛之心而不此之顧固有悛心私通群小屢干邦憲其狂悖之行亦復如前此豈出入宮闈密邇左右者乎 殿下第以友于之情數賜召見出入宮禁凡有血氣者莫不寒心驚駭非所以保全之也伏望殿下體 太宗之遺訓重 宗社之大計無復接見以副一國臣民之望掌令李迥更啓 上曰爾等之意予已知之迥曰不宜接見之人召入宮禁夜分不送臣等尤加驚駭然往者已矣請聞不復召見之命 上曰毋更言右獻納李宜洽又啓 上曰勿言○禮曹啓京畿黃海平安道使臣頭目支待衾枕鞍子歛於民戶實爲有弊請因已制之數每一道加造一百五十件如或破毀各以其道官物改造 從之○辛亥視事○序班崔真還向咸吉道○禮曹啓泰仁縣住盧石安年三歲父歿十三母歿兄石山侍殯三月得疾石安獨廬墓常恨年幼未聞父啓手之命朝夕奠哭泣不輟親負土日三加塚三年不怠請錄用勸勵 從之○癸丑視事○賜咸吉道監司金孟誠知預原郡事李克文平安道監司朴葵都節制使曹備衡寧邊判官李楨等衣一襲以捕海青也賜判鏡城郡事柳衍之衣一襲以捕堆昆也○甲寅雷雨○乙卯視事○兵曹啓甲士等狀告舊甲士取才時騎步射中一才入格者仍存

其職命下政府諸曹同議領議政黃喜以爲當番甲士除他務元數八百內今不入格者九十九人竊見騎步射取才之狀入格者幸也不入格者亦幸也新取才入格者亦幸也以不相越之才每年充補幾至百人恐無實才徒使官爵猥濫然武才非氣衰者所能五十以上氣衰者用二才俱入五十以下但取一才贊成許稠以爲當番甲士八百人內不中者幾至百數由此觀之每年新拜八品者亦必近百矣竊意舊甲士其初選擇不爲不精新甲士未必優於舊甲士而用舍煩擾至於如此無奈徒爲官爵之濫乎願自今從舊制用一才入格者從稠議○丙辰大司憲吳陞執義趙瑞康掌令李迥持平李具商等因誤書啟本辭職不允○丁巳以曹備衡爲都摠制先是每朝賀以史官行協律之任至是新做朝賀議註始以奉常官帶協律郎○頭目崔敬病死命致奠○戊午咸吉道都節制使河敬復上箋謝賜衣○長興府使金墩辭引見曰汝非任外之臣見爾之書不得已授之往勤乃職○己未視事上謂左右曰新撰六典政府六曹今已畢見乎疑處幾何安崇善曰歷覽之際生疑固難上曰予與經筵官講論然後刊行集賢殿儒輩平日讀書或不生疑意至於進講之書則用力精察故生疑處蓋多今

六典亦令進講則必有生疑改正之處又曰今頭目死者若報朝廷則將云路得疫疾死乎其燒屍漂水有違送終之禮何以爲咨申商對曰初得疫疾而來命醫同偕來醫人療治未効致奠設齋又聽使臣指揮燒屍漂水以此悉報爲可 上曰非盡燒之或有賫還骸骨者且漂水之事不合於禮并此以報無乃不可乎商曰凡喪祭一聽使臣之言非我擅爲也從實報之爲可權軫曰昔有中朝孫使臣到國中自經而死其偕來使臣言毋疑毋懼故我國不報朝廷及其回還事數反詰我國受禍不小今所報之辭問諸使臣可也 上曰然令承政院立彙以啓○刑曹啓靈巖郡囚黃莫同毆殺德重律該處絞 上曰莫同初非有心於殺而打之且非獨莫同他人亦爭打宜從末減○上曰曩大臣等獻議云凡決訟已有成規頒行中外其或貪暴者雖稱正決爲誤決濫擊申聞鼓此而不禁決訟無期當依律治罪予意以謂雖識理之人決訟之際亦或失正况其無知者以利爲心而犯禁乎宜置之度外勿治其罪邇來濫訴者過多自今再度濫訴擊鼓者減一等治罪○上謂安崇善曰近長興守金墩拜辭之日語予曰外方春秋都會只製小詩徒費廩祿不見其効予亦以謂不可崇善曰非特外方京中課試之法亦

不可 上曰吾欲更議于大臣遂傳旨禮曹曰頃因廷議五部學堂則
每當六月令時散文臣輪日會于學堂命題科次唱榜勸勵諸道則分
置都會所春自三月望後至四月晦日秋自八月望後至九月晦日擇
通經術教官或考講或製述以鍊其才已有年矣今聞諸道不體此意
全以製詩爲務故好學之士厭而不赴總角之童樂於閑遊非徒費廩
未見成效自今諸道都會量加日數經書諸史中從自願講論同異敦
勸之餘兼製詩文京中學堂課試之法予亦未知其可若之何則士氣
作新文風益振乎其與政府諸曹同議以啓○禮曹啓京畿衿川住戶
長莊美父歿未幾母又歿連守墳一日一歎粥朔望致祭至今不廢交
河縣住黃楸父母沒連六歲守墳蔬食歎粥寢苦枕塊哭泣不輟陰竹
縣住尹珠其父得疾專身不遂不離側奉養及歿擗踊哭泣廬墓三年
俞賁父歿守墳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金均母歿織屨編茵賣以爲食廬
墓三年又三年不廢朔望之奠川寧縣住安六孫年十一父歿廬墓三
年陽智縣住韓信事父母盡愛敬父歿守墳不廢朝夕之奠哀感三年
高陽縣住生負洪伊年過四十不求聞達不離親側奉養雖難繼之物
盡力求索以獻揚州府住前訓導申安善年方五歲父歿奉母孝養及

母死合葬于父墳三年不出洞口朝夕朔望奠兩墳如一不作佛事鄉
黨敬信原平住及第李孟峻妻文氏年二十一夫亡守信九三十年全羅
道全州記官李貞年十二母歿抱屍哀呼晝夜不輟居于殯側親自炊
爨以供朝夕守墳三載茂珍郡記官金羅年九歲母歿廬于墳側以終
三年南原府住姜一遇年十六母歿守墳三年以禮終制龍安縣住高
天桂己亥年征對馬島時代父以行被虜拘留至庚子年乃還父已死
行喪三年養其母盡孝茂珍郡住船軍李實妻年十四舉家瘟疫隣里
不通母及兄俱歿女與其父槨葬於外父又歿女呼天擗地以槽掩葬
父屍晝夜不離夜氣既息乞貸邑里先葬父母後葬其兄全州住參軍
鄭尚周妻金氏年二十六夫亡隨夫母以居年逾八十孝養無違康津
縣住生負金适妻金氏年二十五夫亡不離姑側奉養至誠愈久不衰
慶尚道慶山縣住孫日宣家有疫疾父歿未期母又歿人皆畏避日宣
親負屍藁葬朝夕哀哭遂同穴而葬歎粥面墨盡心致奠以終三年寧
海府住朴龍無奴僕產業至貧父歿葬訖廬于墓不願生產大丘郡任
船軍朴得春家貧無賴母死守墳歎粥擔石至騎船之期則賣田雇人
以代其役遂終三年永川郡住散貧金學文事親孝得四時新物必先

獻父母歿身係船軍未得恒居墳側番上則成海番下則守墳薦時食一如生時忠清道稷山縣住食醫崔子雲母歿守墳三年朝夕哭泣親執炊爨父專身不遂卧床者七月子雲親自湯藥炙之得差猶不離側盡心孝養洪州住陳謹年方十歲父歿哀痛過情及母死廬于墓側朝夕哀呼大興縣住朴近妻郭氏年二十六夫死斬衰三年祥禫之後不歸其家侍舅姑側紡績織紝以供衣服親調甘旨以奉養保寧縣女甘勿伊年三十九夫亡服衰三年服闋母及兄弟欲嫁之匿不從隨子以居舅死又喪三年母死又喪三年公州住金參妻朴氏年十八夫亡親備朔望之奠以終三年隨舅氏以居盡心奉養者今四十三年溫水縣住姜訥妻年二十五夫亡母欲奪志不從守節至今泰安郡住金洽妻若信年三十三夫亡服喪三年隨舅姑盡孝養及舅姑歿又行三年喪至今守信平安道安州住魯思黥父歿守墳三年朝夕哭奠負土成墳上項孝子節婦內未蒙褒賞者依他例復戶孝子才堪從仕者量才叙用從之○摠制李澄石上言乃而浦倭館所在而本處置使防禦之所也今兵船少而以秩卑千戶差下非徒示弱於倭亦恐生變宜加兵船倍於前數以玉浦都萬戶移差于乃而浦乃而浦千戶移差于玉浦

與見乃梁萬戶同力防禦則兩處防禦可得而實矣南海島土地沃饒民多入居脫有倭寇則水陸之兵皆未及救深為可慮宜於本道中央築城差遣武人令其守禦則可無疑慮矣船軍者所以整兵船鍊軍器以待敵至者也而專事屯田陸物之役防禦甚為虛踈屯田則徒勞戍卒而無益於國家陸物雖除三件但備二件亦無不足若省屯田陸物之役則防禦自實而民力亦裕矣下兵曹與政府諸曹同議僉曰訪問其道監司處置使然後更議施行從之○庚申御經筵始講六典上曰書筵官皆以兼官為之未便且崔萬理朴仲林入講之時世子頗與問難無他以二人侍從日久相親故也餘負重日入講復是新面故世子羞澁不言以此觀之書筵官除兼官設祿官以任以專其任可也安崇善曰設祿官擇正士以專教養甚可上曰議于三議政以啓崇善啓女從人者也宗室與文武各品夫既貶爵而事則仍久未便自今收職牒人之妻亦收爵牒上曰然令吏曹立法○辛酉視事上謂左右曰人命至重殺人者殺然罪疑惟輕疑罪則赦之可也今黃莫同內隱金共打德中以死以此論之則何者重打而致死乎分下甚難若以未分致傷者謂為疑罪赦之則過輕若以傷人為重而並殺之則過重

二者之間處之難矣且存留養親之法他罪則然矣若殺人者亦以存留免死未便所謂殺人云者謀故殺人乎并言戲殺乎今刑曹相考以聞○判書安紳啓今以倭水車與吳致善所造水車激水試之倭水車可用於灌溉致善水車可汲井不可灌溉倭水車於農事甚便益請分送工匠于諸道造而用之上曰一人造之而可及明年之農事乎令諸道見樣以造可矣農事至重若大小官更用意勸農則何患民食國用之不裕乎純又曰農桑重事古者大司農之職專掌農桑今典農寺只管各司奴婢身貢而不管農桑有違古制請令專管農桑上曰令集賢殿考古制以啓○御經筵○遣宣慰使摠制趙琬于咸吉道○刑曹啓逃亡奴婢仍執據執奴婢容隱奴婢招引放賣奴婢推考等事令都官聽理畢決後報本曹論罪京城內及城底十里內居人犯奸盜等事令漢城府聽理杖罪以上則畢推考移關本曹論罪下政府諸曹同議黃喜等以爲九千奴婢事依啓目奸盜事仍舊從之○叅判鄭淵啓平安黃海道各站每年進獻及朝廷使臣所賣雜物只以站路人吏未易輸轉又令各官人民轉輸故非徒站路受弊各官亦皆困疲其弊無窮請於各站量置車牛以救其弊下政府諸曹同議○傳旨刑曹在前

十惡及謀故殺人外如鬪毆殺戮殺等死罪人以存留養親或減等施行然大明律存留養親條云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母老疾應侍家無以次成丁者開具所犯罪名奏聞取旨上裁其常赦所不原條云凡犯十惡殺人盜係官財物強竊盜放火之類雖會赦並不原宥其過誤犯罪如過失殺傷人失火並從原赦則人命至重矣過失殺外其餘殺人者無依據減等未便更考律文磨勘以聞刑曹啓大明律存留養親條云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家無以次成丁者開具所犯罪名奏聞取旨上裁常赦所不原條云凡犯十惡殺人之類雖會赦並不原宥律文內泛稱殺人之類而不分謀故殺鬪毆殺戮殺誤殺言之則或當赦宥臨時定罪名稱鬪毆殺戮殺誤殺特免耳不在存留養親之例矣若謀故殺則無疑雖鬪毆戮誤殺並依律文施行從之○詳定所提調黃喜孟思誠許稠鄭招等議臣等謹按漢靈帝中平間望氣者皆言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何進言於帝大發兵講武平樂觀下帝躬環甲此乃威壓之術也唐玄宗先天二年講武驪山之下雖云親環戎服開元禮講武儀載皇帝服武弁之服文武九品以上服公服宋孝宗乾道四年講武候朝門

外被金甲乃欲報金人不共戴天之讎即卧新嘗膽之日也恐此不可
爲後世法也宜倣開元禮服武弁之服然未詳其制宜服便服 上曰
予更思之君臣皆著甲甚爲非常自今依唐制予則服便服東西班服
時服其以此著儀註○十一月壬戌朔召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稠安純
申商等曰兵曹武備司郎廳久任若何喜等議曰一國庶務皆自六曹
出豈宜兵曹郎廳獨久其任自今六曹正佐郎有闕則以他官負吏充
差母令六曹自相移差共滿三十箇月然後迺差佐郎若賢能則待其
曹堂上別薦仍遷正郎以及其任從之○吏曹啓宗室諸君元尹正尹
功臣及時散一品以下正妻封爵皆從夫職其夫犯罪削職則妻之爵
牒亦并收取待夫還受職牒亦許還給從之○癸亥御經筵○安樂郡
地震○甲子視事經筵○刑曹啓金涉母年今八十八其弟河左足蹇
洲兩目盲命減一等流三千里于固城○刑曹啓江原道伊川囚金毛
知里惡 其弟卜萬竊盜與其子無失龍及三寸叔李天壽殺卜萬沉水
請依期親故殺律杖毛知里天壽一百流二千里總麻親故殺絞罪減
一等杖無失龍一百流三千里 上曰凡服制尊長爲卑幼皆有服律文
尊長殺卑幼不至於死必有深意然竊盜罪不至死以兄而殺弟其

殘忍薄惡不可勝言當置死刑然律文甚明不可枉法處死宜從所啓
○吏曹啓雜職權務等闕上直者決筭還任後迺差則已曾受判矣若
各衙門迺兒人及祿官遷轉衙門則不曾舉論故茲詐之輩謂已受祿
將必迺差故不上直者頗多自今上項闕上直者依權務雜職例依律
科罪後迺差從之○乙丑御經筵謂侍講官僣循曰今撰忠臣圖除處
險難者外勿錄何如循對曰自古果敢之臣鮮矣敢言諫諍之臣不可
不垂於後 上曰然其悉錄之○傳旨司憲府三品以下犯罪者除十
惡外勿收職牒依訟者例令坐廳上親問後公緘劾問已曾立法今刑
曹司憲府務欲速決犯罪朝士及辭連者三品以下六品以上並坐之
庭中使吏典使令陵辱詰問非徒有違於法殊失待朝士之意自今犯
罪朝士公緘劾問以爲恒式○禮曹啓同知摠制朱仁在咸興府卒請
行吊賻從之○丙寅視事大司憲吳陞等上書曰一史官記當時之善
惡垂褒貶於後世苟不多置負額以廣見聞則政令之得失民生之休
感豈能悉書而詳傳哉是以古者內而國都以至州縣莫不有史所以
廣聞見而博記錄也國家既置史翰八人日侍左右又以儒臣兼帶春
秋掌記時事其京官編修之職可謂備矣然於外方則無記事之官故

監司守今之賢否閭閻民俗之淳漓一切災祥之故無得而記焉誠明時之闕典也乞命攸司諸道界首教官擇人差任仍帶春秋俾令隨事筆之以廣記錄則盛朝之事無所脫漏而監司守今之不法者亦畏憚而不得肆矣一臺諫人主之耳目朝廷之儀表苟不尊重其任則焉能犯顏規諫而竦動觀聽殫糾百司於古昔拓王莫不尊重諫官乃所以尊朝廷也國家既置臺諫允所格例皆異常負其尊重之意至矣然比年以來率以諫官兼帶書筵混處僚屬無異常負况臺諫一負輪次與諫仍察書筵官勤慢已載續典乞命攸司勿令臺諫兼任書筵一依續典施行以專尊重臺諫之意一父母生育之恩昊天罔極人子欲報之心無有紀極惟聖人酌久近之中為三年之喪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其制度之宜節目之詳允合天理人情之至實萬世之不可易也夫子責宰予之短喪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觀聖人此語則父母三年之喪不可小有輕改也曩者國家以禮曹獻議立父在為母期之法此法載諸儀禮而朱文公曰喪禮須從儀禮為正然文公為萬世勸成家禮而此法不并著錄必有取舍之深意豈可舍此而從彼哉况前朝之季丁父母喪者才過

百日飲酒食肉無異平昔恬不爲愧民釋物則幾至泯滅良可慨也恭
惟我太祖應運開國深慮風俗之頹敗乃復三年之舊制行之已久
雖不肖者企而及之而今復短之臣等竊恐民俗必漸衰薄末流之弊
有不可勝言者矣乞命依司華父在爲母期之法復循舊章定爲三年
之喪俾盡人子之至情以成億萬年報本忠厚之俗一爵祿入君所以
待賢國家安危係焉不可不重也漢明帝惜一郎官愛重名器以成東
京之業此已然之明効也國家旣設褒舉之法俾令朝官歲舉賢良而
殿下又於用人之際必使吏兵曹覈論賢否親考官案察其來歷然後
乃加除授其用人之法詳且盡矣然庸劣之徒累遷資級者間或有之
是有司未盡選用之致然也伏望 殿下每當銓注之日出御正殿招
致吏兵曹堂上官親問賢否與其來歷而叙用之則咫尺天威執政者
不得施其計而銓選之法益明且正矣一赦者所以蕩滌瑕穢廣施殊
恩而召致和氣近年以來有司或以赦前之事推覈啓聞 殿下雖不
加以本罪徃徃例收職牒然於律文追奪除名之條不多而皆爲重罪
將赦前免罪之事反蒙重律實爲未便自今赦前之事雖情狀可憎並
勿舉論以廣赦宥之殊恩一守令近民之職小而一賦一役之均否大

而民生之休戚皆係於守令之賢不賢我

殿下酌知是理既慎選差

任而又當陞辭之日丁寧面命其愛民重任之意深且切矣然而爲守

令者不體

上意貪饕殘酷流毒民生以干邦憲者比比有之是由黜

陟之不明也且於殿最之際至爲四中然後適差使凡庸之吏又處親

民之任坐費官廩苟延歲月弊及於民殊失 聖上愛民重任之意乞

命攸司申嚴考績黜陟之法復三中適差之制則凡庸之吏不得久居

州縣而生民益蒙至治之澤矣 上謂左右曰中朝地廣外有列國故

皆置史官以記時事是以程子謂史官旁記列國之事以示勸戒若我

朝古有此法手黃喜對曰古無其制 上曰古有野史其義何如喜曰

所謂野史非謂史官也有志之士處於山野旁記所聞 上曰然掌令

李思任啓近來外方官吏汎濫之事頗多若遣史官記其善惡以示勸

戒則彼必畏憚而不得肆矣 上又曰書筵官差任之法則方議于政

府六曹是必憲府未知而言之也又曰母喪期年之法聖人所制則天

皇后改爲三年喪雖違聖賢之法緣人子之情則厚矣故歷唐迄宋千

有餘年不改而通行之我朝遵行其來久矣 太宗參酌聖經改以父在

爲母期之法此正程朱所謂古人母期之法豈薄於母而然乎但以義

推之耳此法已成於 太宗又合於聖經豈遽輕改乎曩聞服母喪者
徒知期年之服而不知心喪三年之義飲酒嚼肉以至娶妻者間或有
之此豈仁人君子之所忍爲哉如此之人已命勿赦又曰親自選用之
法其意雖美勢不能行凡事皆令有司處之及其歸一然後啓達取決
何獨用人一事而必親選乎思任啓 太祖用人皆親選故官得其人
請遵 太祖之憲 上曰雖欲行之豈以予一己而盡察人之賢否乎
必待有司之精選然後予更察而除授可也又曰赦前所犯不令加罪
今已立法憲府未及知也守今考績之法議諸大臣今已成規又何朝
更夕變乎仍謂思任曰狀內之條予皆嘉納然更議施行臺諫六曹政
府出 上謂安崇善曰外方史官差遣事下吏曹議于政府六曹以啓
崇善啓用人重事臣意亦請親選甚便 上曰此法前此已試之有不
可者故改之大抵衆人之賢否豈一人所能盡知而精察乎卿等就君
前論衆人長短於倉卒之間豈得其情乎莫若退坐政廳平其心易其
氣於人之賢否察之甚詳考之反覆然後予亦更察而用捨焉○御經
筵○傳旨刑曹唐律拷囚不得過三度總數不得過二百杖罪以下不得
過所犯之數疏議曰本犯杖罪以下笞十以上推問不承若欲須拷不

得過所犯笞杖之數若本犯雖徒一年應拷者拷滿二百不承者取保
放之是乃律文本意今京外官吏拷訊之時本犯雖是該笞拷訊之數
過於笞數有違欽恤之意自今徒罪以上及重罪辭連人外其餘不過
笞杖者其拷訊之數毋得過本犯笞杖之數何如其與政府諸曹同議
以啓○吏曹啓今以水原府判官復立便否議于詳定所提調孟思誠
等以爲加設爲便許稠以爲若加設判官則官貧一位衙祿必加隣官
若振威民戶甚少將不能自立曩者欲割水原任內永新而不得反得
菁好驛里又添過客支持之弊自後振威尤不能支宜割過多民戶移
給振威黃喜以爲水原事務之繁古猶今也其革判官自開國以後殆
將四十年而能辦庶務未見失其期會之責何必復置徒費廩祿允立
制度隨罷隨復無有定制則有乖示信之義乞依 祖宗成憲勿復可
也或者曰水原屬縣頗多地大民衆非一人所能治然國家何獨偏厚
於水原而薄於狹窄傍郡貧益貧富益富哉如不得已必欲救其民衆
事繁之弊宜以附近割屬於徧小傍郡亦可也若曰監司本營不可不
富益則傍郡旣非胡越亦在一道一日之程耳臣昔年承乏江原監司
以春川之亥安淮陽之文登方山瑞華割屬於附近狹小楊口麟蹄

等縣道里遠近事務繁簡庶乎適中而民便之下戶曹以喜稠等議移
文京畿監司訪問便否以啓○刑曹啓尚州囚鄭存義欲奸船軍金升
妻欲捕之存義抽刃拒捕律該處絞命咸一等○大護軍朴堧上言古
制凡祭祀享人鬼之樂迎送神皆用黃鍾宮蓋黃鍾爲北方子位之律
在天則爲虛危之纏而虛星爲天之宗廟也又一說云子爲祀者所首
之方故用此宮以享人鬼按此則祭用黃鍾宮取義自別非所以辨尊
卑也朝會殿庭君舉用黃鍾宮者蓋黃鍾爲十二律之首諸律皆生於
黃鍾統於兩尊無與爲抗又於用樂之際黃鍾不爲他律役如用黃鍾
爲宮則其所用七聲皆本律之音不雜清聲純粹弘雅且於五聲黃鍾
屬君又其位置居尊面南有人君之象故歷代之制皇帝出入用黃鍾
宮群臣禮拜用姑洗宮按此則君舉用黃鍾者專以尊君而別之也臣
妄意今日殿庭雅樂之用每月朔日朝賀則殿下獨專取尊故出入
之際用黃鍾宮當矣若正至朝賀則必有兩件重禮用樂不可混同初
度望闕之儀則殿下固以臣禮自處而出入禮拜仍用黃鍾宮似未
爲當改用姑洗宮以章侯度至於禮畢而闕牌徹去之後行本朝之禮
則殿下出入用黃鍾宮世子及群臣禮拜用姑洗宮一如朔日之儀

以明君臣之分又迎詔勅之禮則詔勅入勤政門奏黃鍾宮 殿下率
群臣行禮用姑洗宮於 聖節賀禮 殿下出入及禮拜亦用姑洗宮
可也但樂譜所演黃鍾姑洗宮非一更擇黃鍾一宮屬於迎命勿用
殿下出入所用之黃鍾又擇姑洗一宮屬於正至聖節 殿下望闕之
禮及詔勅行禮之儀勿用世子禮拜所用之姑洗何如申商孟思誠黃
喜等以爲可鄭招以爲黃鍾宮屬於天子而諸侯不可用則 殿下常
時亦不可用矣今既用之則天子祀天享宗廟出入皆奏黃鍾矣雖正
至向闕禮迎命時用之何害許稠以爲臣未學樂不敢妄議乞令集賢
殿備考歷代用樂制度然後獻議從喜等議○刑曹啓羅州囚良女六
月與奸夫升豆伊殺其夫崔元奉律該六月凌遲處死升豆伊處斬從
之○黃喜孟思誠許稠等議社稷神牌所書稱禘以爲謹按周禮小司
徒允建邦國立其社稷疏曰邦國立其社稷者諸侯亦有二社三稷謂
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有稷配之祭法王爲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
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唐開元
禮諸州祭社稷儀社神以后土句龍氏配之稷神以后稷棄配之宋淳
熙四年祀社稷儀注祀日掌事者設神位版於壇上席以莞洪武禮制

府州縣祭社稷儀式石主長二尺五寸方一尺埋於壇南正中去壇二尺五寸只露圓尖餘埋土中神獮府稱府社之神府稷之神州稱州社之神州稷之神縣稱縣社之神縣稷之神神牌二以木爲之朱恭青字身高二尺二寸濶四寸五分厚九分坐高四寸五分濶八寸五分厚四寸五分臨祭設於壇上以矮卓盛頓祭畢藏之國初社稷石主及神牌依洪武制禮及前朝之制製造而神牌書曰太社之神太稷之神乞安宋制洪武禮制及國初舊制造神位版但神獮書曰太社之神太稷之神似違古制伏望依祭法書曰國社之神國稷之神其后土氏后稷氏仍舊配祭鄭招以爲謹按古制社主以石爲之以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朱子曰社有主而稷無主不曉其意恐不可以爲己意增添唐開元禮祭社稷儀只設神座無神位版洪武禮制府州縣社稷主制朱添青字古不經見恐出於道家且若作神牌則必有室以蔽是屋也乞依古制及唐開元禮與朱子之說以石爲社主稷及配位無主臨祭設神座以擬神位祝文書國社國稷從喜等議○丁卯琉球國王使人來命舍于東平館又命禮官問慰○判慶源都護府事宋希美進箋謝表裏○刑曹據開城留後司關啓府接

私奴都羅赤元是百姓姜祐之奴而見賣于人今乃執其本主衣袖惡
言相鬪有甚於告訴請依贖身補充軍告其本主者及婢夫奴妻告主
者例杖一百流三千里令本主還執役使從之○刑曹據平妖道監司
關啓官婢營婢等與其官及他官兩班人吏伴人及教導出使人負等潛
奸所生並以有定夫例論未便請依官妓等其官役使時所生例論從
之○戊辰 御經筵○禮曹啓今至日議政府賜宴時請令六曹參判
大司憲以上赴宴 上曰同知摠制府尹皆許赴宴知申事安崇善啓
右議政仍令致仕柳寬國老也宜許赴宴 上曰然自今凡賜宴每令
參宴○召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稠申商鄭招等議之其一曰卿等言今
來琉球國王使人於至日朝賀不可與本國群臣同序於庭宜停至日
接見必若接見則引見于時座所予更思之隣國使臣至京累日不見
則殊無主人之意且不於至日備禮之時而見于移御狹窄之處無乃
不可乎喜等對曰琉球國乃 皇帝錫命封爵之邦非野人倭客之
比與本國群臣同班行禮未便宜於受朝之後入序西班三品之列行
禮仍賜引見其一曰前日已議書筵官除兼官改以祿官之事其祿官
之數與衙門之次官負職銜何以爲之喜等曰負數與職銜則輔德弼

善文學司經正字各二官名則仍舊稱書筵 上曰仍舊稱書筵則於

官吏職銜棄官名而稱世子輔德有違他官之制更議以啓喜等曰書

筵官既爲世子僚屬則官吏職銜除世子稱書筵輔德爲便從之○已

已視事經筵講六典至父在母喪期年心喪三年之條曰近憲府疏請

罷母喪期年一從三年其意厚矣然此乃聖人之法且太宗成憲不

可遽革予不允之然往者或有期年後飲酒食肉以至娶妻者憲府劾

問娶妻之由荅曰父命也三年之內許子娶妻亦非父所得擅爲也故

今永不叙用此必謂南季瑛而發也季瑛母喪三年內娶李仲蔓之女

雖有父命若號泣而告則父亦有天理豈不聽之乎是則季瑛不得辭

其責矣○命減內廐馬百匹仍減各官所納橐草○兵曹啓前此充補

甲士及別侍衛取才時一百八十步左右各限三步立標舊甲士下番

取才及內禁衛褒貶取才時一百八十步左右各限五步立標然皆過

近難於中格請自今充補甲士及別侍衛取才左右各五步舊甲士下

番及內禁衛褒貶取才左右各十步立標從之○傳旨兵曹自今每年

八月上旬啓定講武之所除講武場所及經過州縣外勿令刈草虛

費民力○使臣請給賚奉海青頭目等毛衣命議于黃喜孟思誠權軫

許稠申商賈招等僉曰既以賫奉海青爲辭不可不給命以山獺狐狸
皮製二十領給之○傳旨咸吉道監司及接伴使曰頭目等到各驛或
以非義打傷人物通事等非唯不禁反行陰歎甚不可也自今有如此
者其悉以啓○判府事崔潤德上言臣受築城子之命沿海諸郡則
自前年始築慶尚道監司緩於布置今年始役太晚故命放之臣以爲
當此之時 聖德覃被海域居民無事然倭寇之心未可知也已亥年
攻倭擒千餘人以爲奴小臣又奪倭艘四十倭人向我國嫌隙已起然
其心以爲我國必嚴備禦不敢生變今當無事若不豫防雖有後患其將
何及古者沿海之地無有居民倭人深入爲寇如引月沙斤驛之戰是
已今海邊居民稠密倭寇下船則虜掠不難數小船軍必不勝矣須當
此時堅築城子有事則固門防禦無事則盡趨田野爲治之要務也且
今民生狃於安逸以築城爲勞民然孰不使民以爲治乎臣嘗往咸吉
道見道內各官皆有城基問諸各邑披閱古籍備載王太祖設州郡築
城之意若取而覽之則築城之意盡知之矣 上嘉納○執義趙瑞康
啓星州牧使李洽密陽府使柳之禮等枉刑冰壹月尹位等致死臣見
獄辭訊杖二次已至露骨是必加法外之刑也固宜痛懲今命勿推臣

等以爲雖經赦宥宜劾問科罪 上曰今已經赦且其罪不至於流何必更劾○庚午幸景福宮率 王世子及群臣行賀冬至望闕禮御勤政殿受 王世子及群臣賀禮琉球國王使夏禮以副使宜晉結制及船主等立于西班三品之列拜訖引見使副于殿內夏禮以奉咨文跪進咨曰琉球國中山王尚巴志致書曰照得洪武至永樂年間自祖王先父王遣使齎禮馳獻又承累蒙貴國遣使到國及惠珍貺厥後本國為無能諳海道之人以致踈曠多年切念隣國交通亦尚往來之義行人傳命用堅和好之盟今專遣正使夏禮以等順塔便道日本國對馬州客商來船一隻齎捧菲儀前詣 國王殿下奉獻少伸微誠幸希叱納所有今差去人負附塔物貨仍乞寬容貿易早爲打發回國便益禮物蘇木二千觔白礬一百觔 上覽之曰時寒水路艱苦而來夏禮以等對曰自我國祖王父王相修交好之禮厥後倭人阻隔久廢修好年前欲修前好粧船待風殆將數月風不順便卒未來聘去六月對馬賊首六郎次郎商船到國借騎而來且貴國被虜人物留我國者百有餘人欲率而來船隻狹窄風且不便未得率來 上曰知王厚意○上還時坐所御帳殿設宴 王世子及宗親入侍賜宴于議政府○ 上曰前

日議定琉球國使臣依權豆例序於三品班次然權豆雖受中朝官職居本國境內今琉球國使臣乃敵國之使序於從二品班次若何黃喜以爲琉球國客人既不與本朝群臣一時行禮豈計其班次高下宜序於三品之行孟思誠權軫許稠等以爲前此日本國王使人序於本國三品之列其來尚矣今琉球國王使人亦依日本國王使臣例序於三品班次似不失宜申商以爲琉球國小於日本日本國王使人已序於三品之行則今此客人不宜序於二品之列從之○辛未御經筵○司憲府啓讓寧大君禔妾女件伊用紫紬纓而行爲禁亂吏所捕件伊與恭寧君綢妓妾奉金鍾偕到大司憲吳陞妓妾錦江兒家請之錦江兒使隣女召史請于陞陞謂禁亂吏曰勿告本府請答件伊奉金鍾各五十錦江兒召史四十陞則辭證已明而愧以風憲長官公行請托不肯輸情請并照律科罪命件伊奉金鍾收贖召史勿論陞罷職○大司憲吳陞上言曰臣以不才濫居風憲之首日夜祇懼豈敢徇私以招物議顧以昏庸未合人望耳前月素識隣女召史來告曰所知一女犯用紫紬纓爲禁亂吏所捕臣聞之略無一言後進本府刑房吏告其事臣聞之更無異辭其吏移告執義執義目其吏遽督他事吏即趨出後數日同僚取書

吏等供辭織成王所不說禁亂所捕勿告之語遂以劾臣臣竊疑公事之體當先鞠犯令之人以正其罪今乃舍其犯人而急於劾臣專以絕臣爲心風憲之任不當如是伏望 聖察命左代言金宗瑞議諸大臣申檣尹淮鄭招等以爲憲府啓辭明白而陞之上書無所發明宜勿復辨申商以爲爲陞計者慚愧自服之不暇而反爲上書宜加罪責孟思誠以爲事理無窮安知陞之不枉法然事已至此難以辨明不如不辨之爲愈黃喜以爲大臣之言不辨治罪似爲未便然陞之上書無辨明之辭雖下刑曹辨之必不發明知不得解而下獄亦甚未便許稠權軫等以爲憲府啓辭有所據依若與犯者皆下獄詰問則臺負繫獄義不可復辨命留其書○召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稠申商鄭招尹淮申檣等議之曰戶曹據咸吉道監司關啓今年本道甚艱軍資義倉所納之稅願以皮穀收納以備來春播種之用何以處之喜等以爲諸道監司競以見愛於民爲心每歲啓之如此若從其意則不出數十年國廩虛耗不可必從但咸吉道則今年失農而加以支待使臣艱苦倍他其義倉所納宜以皮穀收納○戶曹啓咸吉道各官還上請依乙巳年受教貧窮未備本色者令相換納官其田稅及義倉還上米則除相換並以本色

收納命依所啓施行但義倉米則勿分皮穀雜穀並從自願收納○壬
申年景福宮率王世子及群臣行賀千秋禮○還時坐所御經筵
上誦李兢曰中外士大夫及庶人家皆立祠堂乎雖立祠堂不設神
主而行祭則徒為虛器而已兢對曰祠堂則已有定期故皆立之若神
主設否臣未之知上曰令禮曹相考以啟上謂僕循曰侍中鄭夢
周守死不變注書吉再執節不移上疏乞退於所撰忠臣圖內並圖形
作贊○吏曹啓書筵輔養儲副職任非輕而以他官兼之未便請自左
右輔德至左右正字別為祿官以世子左輔德右輔德世子左弼善右
弼善隨次差下其序次別仍舊以書筵為名革左右副正字從之○刑
曹據都官呈啓今將逃亡奴婢仍執據執奴婢容隱奴婢招引放賣奴
婢等事令本司聽理然本司自來但囚訟者家奴餘人則不得擅便囚
禁若逃亡奴婢執便付官等事必待報曹然後囚禁則非徒事緩必將
還逃且以本司數小杖首押直進退不至逃脫為難請自今逃亡奴
婢及仍執據執容隱招引放賣人負內宜囚禁者本司擅便施行且今
典獄署鑲匠依式領受進退從之○癸酉御經筵○兵曹啓司僕寺飼
馬穀草令京畿各官每一匹以二十五斤收納民弊實多請自今減五

斤定爲二十斤兀良哈馬則每一匹給十五斤每年自十月至翌年三
月上納自三月至四月以東西藉田穀草養之不足則以當番諸負於
壺串伯顏頭昆箭串及廣州楊根水邊近處刈野草補之從之○甲戌
還御景福宮○經筵○政府啓冬至日領議政黃喜入參向闕禮至本
朝賀禮身氣不平未得入參憲府招通禮門吏問喜不入之故吏以實
對憲府以不告其由笞其吏臣等思之喜雖有罪而通禮門之吏暫無
與焉反以受笞有違公道且政府百官之長堂上進退告于憲府固無
前例今乃受辱羞愧悉多傳旨承政院曰政府所啓予以爲是即召持
平李具商問其所以具商啓以首相不入賀禮通禮門吏曾不來告故
罪之 上曰通禮門吏略無過失而反受罪憲府處事實未正大且大
臣此言發於至情遂下司諫院鞠憲府官吏以啓○賜琉球國王使送
使副使衣各二領餘人各一領○乙亥受常參輪對經筵○江陵判官
權深辭引見曰江原道土地瘠薄每歲禾穀不登民生窘迫若其年之
豐稔民之富足非守令之力所能致也斂散以時賑恤窮乏不至飢寒
責在守令往盡乃心且刑罰重事不可不慎近來守令非法枉刑以致
傷生子所軫念爾其慎之○琉球國正使夏禮以進烏梅木七十四斤

深中青二十兩胡椒二十斤蔓藤一百箇副使宜普結制進束香八斤
十三兩青磁盃一事回賜夏禮久正布六十匹宜普結制三十匹○親
傳望祭香祝○丙子受常察視事 上謂左右曰今琉球國王移咨本
國若使彼司修書契以答似違於禮以咨修答則非隣國交通之禮何
以處之以書契答之彼雖有怒於大小強弱何畏然琉球國交通中朝
至受爵命非倭人之比中朝必見本國修答之文不可不合於禮也雖
以書契答之勿用圖書安印若何故人有言曰彼雖無禮我不可以無
禮待之當稽古文以答孟思誠曰宜稽古文以答申商曰琉球乃至小
之國無衣裳之制禮義之事今咨文云右咨朝鮮國此必是指咨公廳
也臣意修書契以答似無害也 上曰咨內初面書名咨下著署亦非
咨文之例然指予也非指公廳也予更思之 上又曰外方界首教授
官職帶史官此雖美法然事重不可輕易爲之教授官若非其人則妄
記時事以垂後世其弊不小京中史官其選至重知申事安崇善啓京
中史官雖吏曹差下若非其人則春秋館又不受之矣代言等又啓外
方勸戒之事每春秋馳報若有特異之事何不知而遺夫乎且貪汚者何
畏身後之名而不爲乎其教授官帶春秋似不可也 上曰稽古制以啓

輪對經筵○以許誠爲大司憲金中昆左司諫○兵曹啓今以平安黃海道各站車牛事議于政府諸曹蓄喜等以爲可孟思誠等以爲以車轉物黃海道七站所能或山高不能通行輸以牛馬則可得無弊然其便否問於兩道然後更議李孟昉等以爲車載之事已會試之久則難繼不可行也從思誠等議○兵曹啓義州人民困於支持使臣將悉流移及其流移勢難及救深遠各官人民預先移置使之安業以實邊邑下政府諸曹同議孟思誠等以爲使臣支持之弊義州尤甚其餘各官亦皆調弊不堪其苦若使其民移置義州則是爲破東補西疑若不可宜窮推道內曾逃往他道之民並置義州使之安業李孟昉等以爲小民安土重遷遽令移置則必生怨咨勢有未安近年嘉山以北各官之民頗多流亡宜盡刷逃往本道深遠處及他道者悉令還本又募道內自願移居者限年減租尤加完恤庶或得宜許稠黃喜等以爲曾逃往黃海者先行推刷入告爲便申商以爲困於使臣支持非獨義州路傍各官皆然而義州之民流移最多者必有其故若不探其故而強聚流氓則隨聚隨散何益於事願令其道監司訪問其由及救弊之方於其邑吏民然後更議從思誠等議○禮曹據樂學牒呈啓朝會樂設立之初

樂工不足以雅樂署樂工二十四名從自願受教兼屬以祭享朝會兩
樂取才加給到遷轉已成格例請其後加屬樂工十九名亦依初受教
通計兩樂取才遷轉從之○丁丑上率世子及群臣拜賀節日表
摠制田時貴奉表以行賜時貴衣二領及毛冠笠靴○輪對經筵○命
工曹進節日表筒畫龍見樣覽之曰今看見樣則畫龍有牙齒拜表時
予見表筒不畫牙齒即命畫負晉金追及聖節使之行畫之聖節使回
報表筒五龍及袱內一龍皆不畫牙齒今并加畫而行命憲府鞠工曹
佐郎元志於及畫負以啓憲府啓志於不能詳察請答五十畫負楊斐令
史鄭理杖六十命答斐理各二十志於勿論○戊寅受常參輪對經
筵○命遂給朴景武金如晦揭有廉職牒○己卯受常參視事申商啓
今使臣入京倭人亦慕義向來不可拒之請令變服入來勿令使臣知
之 上曰凡事莫顯莫見曩者張清被虜於倭到本國議欲留之以華
人不可匿故給衣還送本國與日本交通中國已知之矣事大以誠而
獨此小事秘之後若發覺則不直甚矣不可為也許稠啓今來倭人皆
要與販不專為獻琛也自今除通信倭人外但持行狀往來者舍于京
畿近處各官令通事來進所獻之物不許親入京都 上曰然其語倭人

曰適今使臣來京事甚煩劇爾等除肅拜所獻之物傳授禮曹郎廳以進其國王及九州節度使送人許令肅拜○刑曹啓判義州牧使李尚興判官金尚安知碧潼郡事朴晨知閭延郡事金敬前判江界都護府使田時貴知理山郡事崔澄前知昌城郡事鄭臣貴等不曾移置卑下處居民去六月大水致令民家漂流尚興律該杖八十餘各九十又尚興尚安等使洪冲等五名渡江取莞草以致溺死又於大水不爲警備又令江冲等六名溺死律該杖八十尚安從重杖九十尚興八十命減尚安澄臣貴晨敬三等尚興時貴勿論○戶曹啓水車監造官手本內倭水車若於田未盡乾時用之則二人一日之役可灌數畝之田宜移文各道預備車之材令匠人指導造作並就陂澤蓄激水之狀使農民樂用唐水車亦並造作外方匠人有能傳習利於灌溉者令監司考其實效啓聞賞功從之○庚辰受常參輪對○召黃喜孟思誠權畛許稠議事其一曰都巡察使柳殷之啓頭目陳亮等回自阿木河告使臣曰被虜唐人百有三名出來尹鳳荅云今當冬月難以率行姑令分置端川北青等官待春和入送倘如此言則端川北青等官女直雜類間處恐將往來行言宜置咸興以南各官過冬此論何如喜等曰

今年成吉道至爲疲弊不宜置本道宜乘溫暖之日分運率來經由鐵
原長端置于留後司竣春發行爲便其二曰宗學宗親曾置有司敬寧
君是已予謂親戚間稱爲有司記其過失相責恐將起嫌曾傳旨宗簿
曰自今宗學除宗親有司學中之事則教官學外之事則宗簿考察予
更思之學中記過非教官之事然則定有司與否處之何如喜等曰嚴
師之捶楚慈母之訶叱但見其息未見其難學中有司亦以責善不至
傷息宜仍舊待弊生革之未晚也其三曰崔閏德獻議曰慶尚道南海
東萊相望對馬島倭賊最先之地宜速築城以備不虞若以役農民爲
不可則當令船軍築之此論何如喜等曰京畿船軍猶曰不可役使况
此地防禦緊要之處尤不可役船軍也 上曰大臣所議予甚嘉之遂
傳旨殷之曰使臣若言唐人留置之事卿爲自對曰本道迺寒過冬甚
難宜乘溫暖之日分運出送置于王城之旁○禮曹啓宗貞盛修書遣
藤次郎求賜米穀今年正月已賜米豆并百石請賜一百五十石 從
之○辛巳受常參輪對○賜琉球國使副使衣各一襲船主伴人等衣
各一領○壬午受朝參○癸未受常參視事輪對○平安道監司啓永
樂十五年五月日司憲府受教內奉使人負常時高官重祿厚蒙 上

忌及至赴京之時又授米穀楮貨以資行裝又賜路次盤纏而平安道
監司乃於每行備小刀子石燈盞人參五味子等物贈至從事官赴京
之行無窮其弊不小請皆禁斷以除積年之弊命禁人參石燈盞五味
子等物其餘雜物勿禁敬此每年赴京之行毛冠耳掩毛套軟坐兒刀
子多般食物下至從人無不備給實是巨弊一年所用雜物之數不可
勝計此皆非以公物措辦無非出於民戶製造之功亦出於民手況本
道地瘠民貧加以境連上國本國使臣迎護送及上國使臣支待之弊
視他道百倍加以上項雜物每年收斂民弊莫甚請自今勿許備給以
歇邊民下禮曹磨勘以啓○甲申輪對○對馬島六郎次郎等來獻土
宜○乙酉受常參輪對○左司諫金中坤等上疏曰竊謂父母者子之
天地也非父不生非母不養生我育我之德昊天罔極固不可以輕重
之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聖人制為三年之喪使過者俯
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是天下之通喪無貴賤一也父在而為母期
年非薄於母以其家無二尊故耳其哀慕之心曷嘗一日忘于懷哉我
國家稽古典禮遵行此制誠為美法也然而纔過期年授之以官任之
以事束帶立朝坐於官府任事行刑之無暇安有心喪之念乎於是士

皆習以爲常服期之後飲酒淡笑無異平日以至燕爾新婚恬不爲愧此豈法制之本意哉風俗之漓一至於此言之可爲於悒矧今四方寧謐無軍旅之急何必用心喪之人禮曰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毋喪期年餘月幾何願自今勿除拜職以終心喪以厚風俗不勝幸甚不允○刑曹啓林川百姓黃所乙萬奸其弟豆乙金妻八月請並處絞從之○丙戌輪對○知豐川郡事金有生辭引見曰邇來各官守令擬刑傷人者頗多汝其慎之且民間事煩專以支持使臣也若守令盡心圖之則其中細務猶可備辦而民弊自除矣○右正言李謙之啓母喪期年專以家無二尊之義其法雖美然三年之內任職居官實率制法之本意雖不得已任官任於執法之官尤爲未便請勿除官任職以厚風俗上曰爾等之言予甚嘉之然旣曰心喪則期年之後何必不任官職○命左副代言宋仁山同政府六曹設宴于普濟院迎慰張童兒接伴使李澄玉行酒童兒謂仁山等曰此宰相北方之人皆愛而畏之得如此將帥未易○命知申事安崇善問安于使臣仍告曰險遠之路跋涉勞苦使臣曰每站設宴何苦之有吾等此行正是遊觀且吾等率採捕軍但捕海青二連本國則多捕海青土豹專以殿下至誠也○使臣進段

子四匹東宮四匹回贈麻布四十匹石燈盞二事○兵曹啓濟州牧場
乃良馬所產之地守令等以爲既以本土人差任監牧官牧養之事無
預於已曾不用心馬匹孳息漸不如舊自今守令亦兼監牧官同監牧
官考察牧養孳息從之○丁亥上率王世子及百官幸大平館
宴慰使臣使臣獻段子二匹回贈麻布二十四匹○築閭延郡城○命同
知摠制李澄王伴送張童兒○戊子遣知申事安崇善邀使臣于大平
館及至上迎入思政殿設溫斟宴○遣宣慰使叅贊李孟昫于留後
司判書李明德于黃州摠制申槩于平壤李安吉于安州○命內官金
溥賚別騰贈使臣○傳旨兵曹今使臣之行遼東迎逢軍如不及到則
以本國軍人護送若道遇遼東軍即令還來○己丑受常叅視事輪對
○許稠入啓使臣騎馬而來今其馬物故宜贈馬以送即命安崇善贈
內廐馬一匹曰聞大人失馬命臣進之使臣荅曰昌大人伴人死者五
六尚且無憾予何惜一馬遽受其價崇善曰殿下贈馬出於至誠使
臣荅曰聖旨云朝鮮財物不敷之國雖一條線勿受予何違命崇善
曰此馬非私贈也大人騎馬而來今當回程不可無馬請勿却○傳旨
戶禮曹今後倭客人所進物件回贈布子准計之時若有零數三四匹

則以五匹八九匹則以十匹加之十一二匹則以十匹六七匹則以五匹減之從其成數施行○庚寅御經筵○崔真等回自咸吉道使臣張定安到金化縣有疾遣直提學俞尚智醫負楊弘遂查藥問安○傳旨兵曹曰今後西墻門勤政門慶會樓外門集賢殿副提學以上及臺諫員根隨一名外勿令許入○辛卯 上率 王世子及百官錢張童兒于華華館○遣宣慰使少卿韓確于義州○差司譯院注簿金精秀管押被虜唐人王哈士塔解送遼東○十二月壬辰朔都摠制朴實卒輟朝二日諡靖孝寬樂公終靖大慮行節孝○兵曹啓濟州子弟因進上及私事往還者或給鋪馬或給草料粥飯無識之人侵擾驛路者頗多請自今立法禁之如有犯禁者三品以上移關刑曹四品以下其道監司論罪 從之○癸巳御經筵○昌盛尹鳳張定安等率童猛哥帖木兒弟九察及管下野人十一名被虜唐人男婦共八十二名回自咸吉道命左議政孟思誠刑曹判書鄭欽之左副代言宋仁山迎于普濟院宴慰之○甲午御經筵○幸大平館宴慰使臣九察率其管下行四拜禮 上曰爾等傾心從使臣而來予甚嘉悅○乙未輪對經筵○命內史金淳齊別膳贈三使臣○禮曹判書申商啓今來使臣頭目 皇帝

勅曰宜給合用衣鞋之類故欽遵勅書於使臣頭目皆給衣服冠靴今於
奏本具錄所贈之物何如 上曰前此勅禁贈物故略不贈遺今來勅書所
曰宜給衣鞋之類自今以後使臣之來依此勅書以示慰賓之意贈物可矣
况今進獻奏本既曰欽蒙 聖旨欽依施行則意已備矣所贈衣鞋何必具奏
其與承文院提調同議以啓商又啓承文院專掌事大文書而提調並兼他
務糾察無暇乞自今本曹堂上與提調常坐本院考其勤慢 上曰然○丙
申輪對○命濟用判事洪師錫往審江界府城子移於萬浦口子便否○
召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稠申商鄭招尹淮等命安崇善議事其一曰咸吉
道野人連續往來今年加以支持四使臣民生疲弊歲終外平安道失農又
以牽去進獻馬匹民生艱苦戶蠲所貸遠上二石以償其苦今咸吉道之
民亦宜蠲減當減幾石欲減三石何如喜等以爲咸吉道土地瘠薄年穀
不登然境連野人軍需不可不儲若每戶減三石則一年所納之穀未充
所蠲之數宜依平安道例每戶減二石其二曰接伴使盧閑成達生等回白
咸吉道言尹鳳畏昌盛不得行其志盛亦蔑視鳳故凡事盛專擅行之
盛謂閑曰明年除尹公當率他人而來閑曰雖無他人大人獨可捕也盛
領之閑之此言未知是否然不可以是薄待鳳而偏厚於盛也宜待之如一我

非欲贈與求媚也但使二人各目以爲獨厚於我耳且前日盛使崔真密
告安崇善曰後當以段綃計酬其直先備磁鍾一十石燈盞三事滿花席
以給從之否乎若從之則席子當給幾張餘物亦皆許乎令迎接都
監使告之曰畏勅難以無價而贈若麤綃木綿中給之當換所請物件
以贈則昌必悅從矣以此言之亦何如昔黃儼來時太宗每脫毛裘贈
之我亦欲贈所著毛衣何如喜等曰不可贈裘但憑回贈優給以悅其
心爲便石燈盞宜從童兒之例均贈三使臣席子則或給五丈爲便
若待價換給之言似不可其三曰我國牛隻本不多近因失農民食尚
不足其有餘力以養農牛乎緣此可用之牛尤少詮聞朝廷欲換牛隻
一萬果如此言則本國民間農牛無遺深以爲慮將告于尹鳳云先白
大人然後欲告昌大人應指揮何如喜等曰上教是矣其四曰前日
尹鳳往咸吉道中路贈送萬應膏其時即欲回贈然非汲汲之事中止
不送今鳳回還當回贈乎雖不回贈豈以是爲嫌哉處之何如喜等曰
殿下待鳳以厚非一事也此物雖不回贈無妨其五曰我非私厚李揚
也太宗同庚誓文曰死生同之揚別無才能超授堂上官昔年入
朝時犯法奪職今已九年欲還給職牒何如喜思誠商招等以爲受罪

已以還給爲便軫稠等以爲此乃職吏之類不可輕赦其六曰承文院
常仕提調曾以李兢爲之今兢以代言未得考察當用何人喜等曰事
大之事至重且不知漢育者不可知其得失而考察也他無可當此任
者代言雖是重選請以兢遷授閑官日仕考察其七曰使臣等再請造
絲被虜唐人八十二名衣服何如喜等曰上國之民道經王都衣甚單
寒宜造衣給之 上曰當從 僉議施行○鳳往第重富家命內官崔
濕賚別膳贈之○知司諫尹須彌等上疏曰禮過公門下馬齒路馬有
誅所以廣敬也漢時太子不下司馬門公車令得以劾之太后謝以教
子不謹然後乃入夫太子國之儲副也公車令官之微者也以太子之
尊見劾於公車令誠以大防不可不謹也今把門禁軍瓜牙之士也非
特司馬門而已海平君尹廷命不畏法令反手毆之其入公門鞠躬之
禮安在不敬之心大矣刑曹劾罪請置於法 殿下特乘寬恩命留其
狀其於懲惡戒後之義有所嫌焉伏望命攸司依律科斷以懲不敬之
罪不允○命還給李揚職牒○傳旨司憲府金士信嘗任間延贈送士
豹皮于孝寧大君補大君不受還送今憲府露士信貪污之罪士信云
大君已受事覺乃還憲府信之再劾大君大君雖受之不宜加罪况不

受乎且不信大君之言而信士信之言尤爲未便勿更問○丁酉受朝
祭○琉球國王使送夏禮久宜普結制及對馬島六郎次郎等辭引見
曰不忘故意專使修好予心喜之歸告汝王夏禮久等對曰我王知路之
後願修誠款令臣等知路 上曰予甚嘉之答琉球國王書曰我國與
貴邦世敦信睦緣海路遼遠以致多年踈曠今王思繼先君之好專使
來聘仍惠禮貺更示以交通往來之意寡人深用喜謝庶堅此心以永
終譽豈不美哉不腆土宜聊表微誠竊希領納苧麻布各十五匹人蓼
一百斤滿花席十五張虎皮五張松子二百斤○命安崇善賚奏本詣
大平館示使臣昌盛曰今率來唐人等衣服若未及造則以布給之可
也崇善答曰 殿下已知之矣○大司憲許誠等上疏曰爵以勸善罰
以懲惡此國家之常典也李楊歲在壬寅奉使天庭之際濫受富商之
賂冒名奴子率行赴京多挾私物恣行販賣貽笑朝廷職滿罪盈法當
處死 殿下降從寬典俾全身首允在士林靡不失望然廢置累年不
歷仕版貪鄙之徒小有寒心今者別無功賞特賜職牒非唯貪墨之輩
曾不忌憚贓犯之吏亦將妄擬繼踵而引領矣伏望亟收成命以嚴懲
惡不允掌令李思任更啓楊之罪惡死有餘辜特蒙再造之恩保全

至今幸矣又賜職牒臣恐自此貪冒滋彰請勿許職牒以懲後來上
曰予之還給有意存焉勿復言楊子明晨清原君之女婿也○黃海監
司沈道源辭職○繕工注簿權宰注書裴杠各進王帶環賜馬各一匹
○安崇善啓尹鳳與盧閑云 帝欲換牛馬各一萬匹翰林院奏云朝
鮮小國今海青土豹捕捉事煩不宜并換牛隻 帝從之不下勅書吾
還備奏牛隻不產之由然於昌大人處力言之甚可○兵曹啓前此受
教咸興平壤土官准朝官迺降差下自今各翼千戶及海領受職人請
依土官例亦迺降差下從之○戊戌命知申事安崇善邀三使臣至闕
上迎入思政殿設溫斟宴○大司憲許誠等上疏曰李揚欺妄姦詐
貪黷汚穢雖市井鄙夫蔑以加矣且冒名率行孫石獨大之輩負債推
徵之事訴訟于官迺今未已誠宜廢黜終身以保餘喘今反還給職牒
覲面周行其於懲惡之道何如伏望還收是命以正邦憲不允○已亥
尹鳳設宴于弟重富家慰昌張兩使臣命內官崔濕賫酒肉贈之○庚
子御經筵○以李蕝爲右軍都摠制崔士儀中軍摠制權孟孫右副伏
言俞尚智同副代言李兢僉摠制○令館伴鄭淵告尹鳳云頭目沈貴
自咸吉道回還路上蹴打控馬人車得生項背翼日乃死官審杖痕項

及兩肩臂上皆青赤口唇兩傍各裂五分而死本國將欲奏聞先議于
大人鳳聞之憤怒大叫 上命左代言金宗瑞曰卿見鳳徐諭之曰沈
頭目殺人雖可憎然頭目陪大人出來者本國何忍奏達乎觀勢曉諭
俾不忿怒使臣歸期已逼賓客怒則於主人之心安乎且此輩前年散
憤遂致今年一國人民共受百端巨弊匹夫之死雖可惜豈可更增其怒以搆
將來之弊宗瑞馳至鳳憤怒喧呼不已宗瑞與盧閑見鳳諭之鳳怒即解
慍然喜謝不已○張定安頭目一人以木梳曬工漆之工不記其面誤與他
人頭目怒打其工濱死都監告于定安定安打頭目垂死尹鳳頭目走
馬鍾樓街躡人而死 上惡之使言於鳳鳳杖頭目四十○傳旨咸吉
道監司今死車得生依因公物故船軍例賻米豆并四石復戶三年○
辛丑受常參視事 上曰沈貴殺人事將奏朝廷尹鳳聞之謂盧閑曰
此乃頭目所殺不干於予然 帝聞鳳之頭目殺人則事亦不美予將
罪貴請勿奏予已議于大臣許之鳳若不罪則彼無所懲其諷于鳳徵
埋葬錢給死者家何如申商對曰臣聞頭目聽之甚懼徵給埋葬錢可
也 上曰令館伴諷之○谷山府院君延嗣宗爲其督司直趙由禮求官
以書 授由禮呈承政院承政院問其書意由禮詐言他事 上覽之

下司憲府推劾憲府請嗣宗及由禮罪 上曰老臣之書何足過哉命贖由禮杖一百嗣宗勿論○申商啓申明立家廟設神主之法 上曰人子爲其親徒立家廟不設神主而祭之實非也何必立新法令依己降之法而考察亦可治罪及明年憲府糾之可也謂大司憲許誠曰憲府毋忘糾察○許誠啓李楊職牒不宜還給願收成命 上曰卿等之意美矣然非欲復用楊也 太宗誓文有曰患難相救故還給耳誠曰誓文則泛稱耳楊之所犯義當處死而得全性命幸矣宜廢爲庶人如是然後貪污之徒庶可懲矣 上曰八朝者孰不率奴與販楊受人之賂冒名率奴以是得賊吏之名今命還給者以有太宗誓文也誠極言楊犯賊罪重不可還給 上曰卿言然矣然以誓文之故與之勿更言○上曰使臣回還路上令館伴盧閑爲自言告使臣云每青則 殿下爲上國盡心布置既定捕戶又聽私捕如有捕者咸加重賞是以諸道之人盡心捕獲雖非採捕軍片無遺欠今來採捕軍無所容力於其間今後勿更率來何如再三力言之○戶曹據兵曹關啓濟州人千戶金石等八名於竹島四海斬獲海寇請賜米人三石從之○刑曹判書鄭欽之啓鄭因訐繼母於官曰吾父作書與之曰爾繼母潛通四寸兄生

子非吾子也奴婢汝皆役使勿許非吾子者命義禁府鞠之以事證贖
昧且在赦前放之困父文書還給否乎上曰父書非偽造還給可也
欽之曰雖非偽造後更同居名實相違還給未便上曰父雖妄人而
書非偽造則其不還給無乃違於事理乎○傳旨今後光化門禁婦女
出入永濟橋庭及勤政殿庭亦勿許入○壬寅召黃喜孟思誠權軫許
稠等議事其一曰牛隻之事予當見鳳言之採捕軍則無益而有弊已
令接伴使因便言說然更思之邊方小國無他產物只有海青往往捕
獲前此無方不到盡心搜捕我之盡心天地日月照臨今朝廷別遣採
捕軍并授絲網以送深恐廷議以我爲不用心也心實驚惶欲以此意
親說鳳何如喜等曰非獨語鳳雖語昌張亦無妨也其二曰今朝尹鳳
囑崇善小楮曰吾已老倘乞骸將老本國請賜高陽南村仇知里柳堤
及三聖堂西新小島以爲田園將從之乎否喜等曰當從之但以行移
分揀後通諭答之爲便其三曰詳定所啓京中箇月各司內工曹則體
例與他曹不同仁順府內資內瞻禮賓寺濟用監所掌物色豈皆緊要
或有輕歇且一庫分掌者二負若奉常典農寺軍器繕工司宰監義盈
長典庫司醞署國用雜物頗多然無箇月事多陵夷乞量減在前箇月

各司移於奉常等司以掌緊要物色官負定其箇月然一司之中官吏箇月或無或有無乃未便乎稠曰前此禮賓雞豚每每告匱自設箇月以來事不廢弛今待使臣未有遺欠此已然之明驗緊要各任不可不又任宜從啓目施行喜等議亦同○命安崇善回贈昌盛細麻布五十匹石燈盞三事彩花席六張茶鍾二十尹鳳張定安各細麻布二十五匹石燈盞三事彩花席六張茶鍾二十東宮回贈昌盛細麻布四十匹尹鳳二十匹張定安十匹○尹鳳欲先往瑞興潛詣闕辭上迎入思政殿設宴慰之鳳還重富家命送酒肉○遣宣慰使尹重富于瑞興仍代韓確兼為義州宣慰使從尹鳳之請也○遣宣慰使雲城君朴從愚于留後司○癸卯尹鳳賫土豹五隻裝向瑞興幸慕華館餞之命鄭淵伴送于義州○張定安以所換野人小馬欲換善步馬乃給廐馬定安不愜其意忿怒即以驛馬善步者給之乃喜 上謂安崇善曰

尹鳳云帝好遊戲至一旬不謂皇太后且後宮爭妬宮人所出潛相殺之皇太子亦輕佻此而不諱其意必怨也○禮曹啓藤次郎修書乞米豆請給三十石從之○甲辰昌盛求茶麥贈三使臣各三十斤○幸大平館設餞宴 上語使臣曰本國荒漠之地凡物不阜而牛隻尤不

盛近因水旱民生艱食救死不贍安有養牛之資因此農牛鮮少民產可慮今聞帝勅本國令換牛隻一萬心實惶懼本國民戶有牛者十之一而其存者不過一隻而已雖舉國索之焉得萬隻冀大人善奏蠲免俾我東民偏蒙聖澤昌盛對曰 殿下極慮民弊而有是言何敢不奏前此金銀之貴因吾奏達帝即蠲之况此牛隻乎且易牛隻非帝命也遼東人欲以所有易其所無耳往者再換馬以用於軍政也牛則非朝廷所用也 殿下勿慮但盡心捕進海青可也 上曰弊邦之產無物可進但有海青土豹耳帝再三勅諭予盡心捕獲以進予之此心天地日月照臨今者 帝遣採捕軍賫網捕之深恐帝以本國為未盡心而有是命也盛等對曰 帝非有此意而命之也願 殿下勿疑○命議于政府曰前日丑鳳潛來略設宴慰若昌張兩使臣聞之不無嫌焉今聞昌張將欲詣闕若詣闕則依饋鳳之例設宴若何黃喜等曰兩使臣詣闕則宜設宴若不詣則不必請宴○乙巳受常祭○昌張兩使臣詣闕辭 上迎入思故殿略設餞宴○以李澄判右軍府事柳孟聞禮曹參判沈道源摠制洪姻同知摠制○還給柳江職牒○命安崇善議于政府其一曰明明日月食也暮華館餞宴勿用樂何如黃喜曰 上

教允當其二曰正朝大名日也使臣行次歲前必未出疆欲遣人慰之何如喜等曰元日乃日食也若必遣人則宜於初二日行之上謂崇善曰今十五日使臣發行是日月食也不可用樂崇善曰宋時遼金使到富弼請罷宴徹樂執政曰不可帝聞契丹不用樂追悔之具陳此故于使臣勿用樂以謹天變從之○丙午月食昌張兩使臣發還幸幕華館錢之不用樂○伴送使盧閑進鷹使柳殷之辭賜衣笠靴奏曰欽蒙勅諭該王國中出產海青黃鷹白鷹土豹勅至王即令人同差去官一同採取就差的當人同差來內官昌盛尹鳳張童兒張定安等進來欽此臣欽奉以前欲要進獻分投差官於境內可捕去處節次採捕到海青六連白鷹一連及今欽依差陪臣右軍都摠制柳殷之一同欽差官軍前徃咸吉道吉州慶源等處儘力採捕到海青一連又差陪臣上護軍池舍到於吉州甲山等處捕獲到土豹三隻及於野人處買到土豹二隻檢計海青七連白鷹一連土豹五隻仍差陪臣柳殷之管領根同欽差內官昌盛等官赴京進獻○丁卯御經筵○戊申月暈○幸昌德宮齋宿○己酉親祭于文昭殿王世子亞獻○庚戌親祭于廣孝殿王世子亞獻○清州牧使李養知林川郡事李粟交河縣監許

訥辭引見曰子欲功臣之後大臣之子皆在朝侍衛然臨民重事俾任是職爾等非他人之比體予至懷往撫民生且刑罰至重毋或輕用○以李孟昉為議政府參贊尹淮藝文提學○傳旨承政院 太宗時正朝有日食之變則停向闕賀禮自今遇此災變樂部陳而不作只行賀禮何如其令禮曹擬議以啓○辛亥受常祭視事○傳旨禮曹日月食天變之大者宜斷音樂去刑戮禁屠殺停朝市以懼天變其與詳定所提調擬議以啓○李湛卒命禮曹致祭賻米豆二十石○刑曹據忠清道監司關啓各司逃亡避役奴婢已過五年而所在處安心土著者請依父母兄弟依附奴婢例勿令還本於所在處續案施行命下政府諸曹同議僉曰可從之○傳旨刑曹凡罪囚所犯不過笞杖而拷訊之際過於本罪笞杖之數有違欽恤之義自今除徒罪以上及重罪辭證干連人外餘罪該笞杖者拷訊之數毋得過本犯笞杖之數○還給柳漢職牒○禮曹啓來正月初一日日食請於其早行向闕禮及本朝賀禮至翌日行會宴禮從之除本朝賀禮○上謂俞尚智曰前撰孝子圖有妻叱狗於舅姑前者其夫黜之人以為孝子此雖順父母之心予恐世俗欲去其妻者援以為說且此小節勿錄何如尚智對曰 上教是矣○

○命議于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稠等曰聞李湛今日已逝湛之爲人心行不肖至奸大君之妾故削爵不叙還給職牒可乎不可乎喜等曰罰一懲百古今常道不給職牒爲可又成達生曾代咸吉道都節制使河敬復之任因接伴使臣追今未赴任欲以判府事李澄代之孰當喜等曰達生可矣上曰予從僉議又曰尹鳳所請柳堤二結六十負其所灌漑之處不過數結利小可決小島乃鴨島連境之處陳地可百餘結今賜幾結則可乎喜等曰宜給小島陳地十結柳堤一結六十負即傳論于鳳曰今從所請贈高陽田十二結六十負未知錄以何入名字又曰元敬王后薨太宗爲建廣孝殿以安其神厥後追悔曰作原廟設幘程子非之且世傳累葉則繼世之君孰不欲建原廟以安考妣弊將可慮予亦思之其弊不覺欲於文昭廣孝殿中同堂各室或於景福宮北別作一殿以安四代真容何如喜等曰太祖考妣太宗考妣并禰爲三室繼世之君嗣立則遷其祖而改安其禰世傳享祀爲便上曰若然則繼世之君輒於第三室世遷其祖而代安其禰也以孫而遷遷其祖心所不忍且宗廟則享祀有時不可煩黷別設原廟於近地者欲以時物隨所得享薦也此議未便更議以啓稠曰今中國

設奉先殿於禁內前朝時亦設景靈殿於禁內今特作一殿於禁內同
堂三室其 太祖太宗則固百世不遷之主也并安禰享祀爲便 上
曰諸侯只祭禰未便此議亦未穩令集賢殿更考古制以定集賢殿啓
唐宋儀如宗廟之制喜等曰若是則兩宗廟不可法也○壬子受朝參
輪對○禮曹啓前日命致賻李湛宗親雖無職者例皆有賻今湛親自
犯義得罪削職臣等以執禮官例行致賻未便 上曰湛罪雖至削籍
依無職宗親例賻之可也然更議于詳定所○癸丑受常參視事刑曹
啓宜寧囚私婢米伊與其夫莫三歐殺其主律該凌遲處死茂珍囚閑
卜只與徐毛祿俱年十三相與手拍毛祿觸地死律該處絞命依所啓
但莫三曖昧無證勿論閑卜只減二等 上謂參判崔府曰今年黃海
道民生如何府條陳其弊 上曰無乃飢饉乎府對曰雖不足食飢死
則無之 上曰今使臣支持雞豚以國庫陳米貿易用之如何府對曰
貿易而用之矣仍啓曾於白翎島令放養國馬此島松木茂盛若放
馬則連年必放火松木枯槁矣我國之用松木爲重請勿放馬 上曰
放馬亦有他所何必此島乎大司憲許誠啓士大夫家廟之設限來癸
丑年考察科罪若然則犯罪者多不可勝治請限以戊午年 上曰凡事

定限遠則人心緩弛事益虛踈雖限戊午年追於奉先者必至戊午年
未乃造祠堂矣自今糾察犯罪者多則來癸丑年正月為始考察治罪
可矣何可更弛其限乎且奉先之禮以誠為貴關於祀事則人必以為
愚不肖故雖昏庸之人亦必企而及之矣○輪對經筵○甲寅受常參
輪對經筵○命議于黃喜孟思誠權軫申商等曰今聞遼東迎逢軍不
過四百餘名其數甚小且盧閑言使臣若請護送軍則當以無舊例答
之倘或強請如之何果或如此則勢必賴我護送以歸若以無例為辭
不給護送軍則使臣必久留江上給之則後必成例處之何如喜等曰
迎逢雖小使臣豈久留手萬一留連比則一時之弊也若成護送之例
則萬世之弊也須據理沮之可也若強請則答以啓達然後區處遂論
于盧閑○傳旨刑曹大明律決罰不如法條云凡官吏決人不如法者
答四十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均懲埋葬銀一十兩行杖之人各減一等
並罪坐所由若監臨之官因公事於人虛劫去處非法歐打及自以大
杖或金刃手足歐人止折傷以上者減九兩傷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
徒三年追懲埋葬銀一十兩其聽候下手之人各減一等並罪坐所由
然歐打致死者只一人則於行杖官吏均徵埋葬銀一十兩給付被殺

人家僦使一官吏同時歐打致死者多至數十人各徵銀一十兩給付則徵銀之數過於死罪收贖之例非徒公罪反重於死罪因此官吏破蕩家產亦不堪徵決罰官吏雖衆只徵一十兩分付數十人則十人各受一兩其餘十人不受一兩則有違埋葬銀一十兩酌定之法於律文內無分辯載錄處一定施行爲難其與政府諸曹同議以啓○禮曹啓謹按杜氏通典天子合朔伐鼓周制日有蝕之天子不舉樂素服置五麾陳五鼓五兵及救日之弓矢又以朱絲縈杜而伐鼓責之又云夏官太僕掌軍旅田役贊王鼓日月蝕亦如之又云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晉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朝合朔却元會又云蝕前三刻皇帝服通天冠即御座直衛如常不省事有變聞鼓音則避正殿就東堂服白袷單衣又云其日廢務百官守本司日有變皇帝素服避正殿百官以下皆素服各於廳事前重行每等異位向日立明復而止請每當日月之蝕停朝市斷音樂去刑戮禁屠殺從之○乙卯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公州住盲人朴生上言訴奴婢誤凍之事命下憲府閱實憲府未畢又訴云去己亥庚子年間差使負知沔川郡事朴安臣受金用生奴婢二口牛馬各二匹雜穀一百五十石不即決斷

又訴前等監司守令及事干朝士頗多參判朴安臣上言朴生奴婢去
已亥年臣知沔川郡事時所決也朴生以金用生金穩等役使奴婢及
良人金贊光陽等稱爲祖上逃奴婢濫執之際用生受監司移文對辨
推考報使後朴生謂臣受用生米穀三十石牛馬數匹誤決訴于監司
監司乃令洪州牧使朴實判官林穆大興縣監朴絜同推奴婢根脚及
受贈真偽終無一事告實朴生坐誣以廢疾收贖同謀指揮之人依律
論罪至今年夏其前日所稱米穀三十石牛馬數匹則沒而不錄又謂
臣受用生奴婢二口而誤決臣實悶焉思欲發明適以忠清道監司出
外且謂憲司推明啓聞不敢自達及今乃謂受雜穀百石牛馬數匹奴
婢二口受贈之物隨時增減其訴訟奴婢決折則臣之報使修狀及各
官推明文案俱在是非得失昭然可考雜穀百石牛馬數匹潛相授受
固爲難事奴婢二口則尤非潛蔽役使終不可掩覈實無難彼盲再曾
妄訴及其坐誣每以廢疾贖罪以此甘心臣以庸才末學叨遇 聖明
歷仕中外得至二品雖無事績小補明時其於受贈贓污忝辱士風臣
所不意今彼頑旨恃其廢疾飾詐誣陷心實痛悼是豈朴肯所能自爲
必有陰謀者矣誣陷之罪實非細故伏望下攸司窮推受贈情僞臣若

貪污受其一毫之贈明置於法彼若誣告陰害無辜明正其罪公道幸甚召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稠申商鄭招等令金宗瑞議曰今觀朴生上言詆毀朝士或加汚辱之名必有陰殃者朴安臣又上書訴屈若罪其書告狀者後日殘廢者雖請書告狀入必不從若不加罪則毀辱朝士不可不論何以處之儻若辨正彼旨方毀憲府今下本府辨正無乃不可乎喜等以為比盲等毀朝士不可不問右旨所訟曾下憲府今尚未畢何避嫌之有宜令本府除此旨所訟他事先決奴婢行失然後下此呈文及安臣上書于彼司辨正為便○刑曹啓江華囚水軍崔內隱松毆殺其妻律該處絞命減一等○上謂知申事安崇善曰原廟之設繼世之君欲事亡如存允所薦享一如生時以別於宗廟之祭我朝既立文昭廣孝兩殿蓋為太祖太宗而建百世不遷然不有定制則後嗣王亦必每世各立原廟將來無窮其與三議政及許稠申商鄭招同議以啓黃喜等以為上教甚當若上無此教則臣等雖欲獻議所不敢也○贊成許稠啓煮取焰焞其功不細一歲所煮不過千餘斤而一設火棚費藥甚多願自今使臣雖欲見火棚暫設之以示火藥稀貴上曰焰焞除外方所煮則一年不滿千斤為至貴矣使臣之見火棚非

徒費藥萬一中國有變若以朝鮮火藥爲貴而求之則死之至難也是
可畏也卿言甚善予甚嘉納○召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稠申尙鄭招等
議事其一日我太宗朝元日日食停向闕禮然近來使臣皆是內官故
雖值元日不行向闕禮若朝官來元日雖日食必行向闕禮本國以日
食之故獨停向闕禮勢似未便且當元日臣子向君父不可不行其禮
也樂部陳而不作只行賀禮何如招曰朝官雖或出來上有天變循常
行禮甚爲未便且樂部陳而不作古無其例宜停向闕禮商曰皇帝
亦以天爲戴天有變人行其禮未便稠曰天者皇帝以上之尊也天
有日食之變公行賀禮不可忍爲軫曰日食皇帝以上之變也太
宗朝亦停賀禮宜從前例喜曰宜勿行賀禮思誠曰樂部陳而不作只
行賀禮爲便上從思誠議其二曰宗簿寺啓入學宗親除父母忌日
外其餘服制式暇皆令入學讀書予意以爲京外學生皆告服制式暇
宗親入學者獨除服制式暇無乃不可乎招商稠軫等以爲雖父母之
喪除樂記外不禁講讀膏梁宗戚因服制式暇曠日廢學則口必生荊
棘心萌矣宜除服制式暇講學不輟思誠以爲從他學生例宜給服制
式暇喜以爲服制式暇則依制給暇令宗簿尋自啓達使之入學爲

便即命宗簿依式給服服制雖未盡以入學日期啓達其三曰原廟之
 制終不可廢則其世數更議以啓招以為朱子曰宗廟享祀有時不可
 煩黷臣子之心欲其隨獲隨薦特設原廟以祀之原廟雖是古人之所
 非不可禁遏 殿下今雖立法以禁繼世之君當復世立勢不可禁宜
 依前朝古事特設景靈殿於禁內同堂四室第一室安 太祖之神第
 二室安 太宗之神第三室安 祖考之神第四室安其禰神繼世之
 君嗣立則於文昭廣孝殿中別作一殿三年之內則安其禰而祭之及
 於大廟之後遷景靈殿所安曾祖神位迤移祖考於第三室又移禰神
 於第四室其 太祖太宗禰廟則隨意享祀為便喜等議皆同安崇善
 曰若然則親禰之廟遠在禁外祖考之廟近在禁內初設原廟之意取
 其近便而無時享薦也無乃不可乎且一殿內捨其禰廟而獨祭三室
 又為未便稠曰親禰之神三年之後則移入禁內何嫌於遠乎 上曰
 此條卿其掌之更考皇明抄白以啓其四曰歲時合族同宴古之禮也
 今李湛死宗親之服當歲時雖有未盡者欲令除服會宴何如招曰或
 以公事不得已而除服制者有之宗親之服未盡者並令除服赴宴似為
 未可待其制盡於正月內合宴為便商曰湛親自犯義不可與他宗親

比除服赴宴無妨稠軫思誠喜等以爲王世子及三大君服已盡可令赴宴其餘小功之親不可赴宴待其制盡合宴爲便 上從僉議其五曰使臣連年徃來今已成例其支待物件更不加定民戶欲其安也每當使臣之來調度不充則名曰引納而暴斂於民其弊爲甚支待物件預辦何如喜等曰支待物件更不加定於民但計供預備以陳米豆購求民間以備不虞爲便商曰不足物色加定民戶爲便傳旨戶曹曰使臣支待物色臨時行移及期上納故弊生於民其不得已備辦物色預先磨勘以啓其六曰外祖考妣祭文內稱致祭于其軍前日卿等已議定然鄭招曰昔漢文帝謂周亞父曰敬問將軍於大臣尚爾况外祖乎宜稱敬祭于外祖考妣又於日月用印何如喜等皆以爲可即命禮曹具祭文規式以啓○丙辰受常參輪對經筵○接伴使鄭淵回啓使臣言明年五月出來六月留連七月歸咸吉道將捕鷹子○傳旨黃海道監司尹鳳瑞與之第修葺改蓋鋪陳亦並改設其舊設者勿令官收○工曹啓倭水車及唐水車造作匠人請於京畿忠清道并一名全羅慶尚道并一名發遣從之○慣習都監使朴堧上言會禮不用女樂此純代之令典也然呈才舞童正數五十人并備闕數并六十許人此是久

遠不廢之法不可不慮各道監司酌州縣奴婢殘盛或一官一名或并
 二三官一名或并四五官一名分定貢額擇童男年十一歲以上十三
 歲以下容貌端潔性氣穎悟可備御前呈才者慶尚道十五名全羅道
 十名忠清江原道各七名京畿黃海平安道各五名咸吉道三名定為
 元額京外置簿自壬子年輪次充數上送官給衣糧路上亦給草料一
 入屬已後年壯不用及有故不立者分定各官依前充數以送一童男
 未及成丁離親去族生理無依衣食難繼則必不樂學且童稚容貌未
 久而呈才年月有限令所在官勿役一家不問父母兄弟遠近族屬童
 男所依之戶放閑勿役使之來往奉足又於四時賜衣糧優恤勸學及
 年壯不用然後還本定役如有兼習衆樂可為堂上堂下之工者仍充
 奏樂之數一方響一器起自梁朝上下通用以代鐘磬之音者也八音
 之中唯磬聲四時不變而方響亦然其餘中虛鑽穴之器則體薄內空
 易感陰陽之氣故盛夏則乾燥而聲高隆冬則凝澁而聲下必依磬聲
 而調之然後音始諧和詩所謂依我磬聲者以此耳磬聲之外唯方響
 可據誠為切要然我國方響只有三部而其聲過半不得其正為可恨
 也又考門外行樂之器天子之制用方響八架在侯邦宜半其制而為

之且於都監衆工之學只有箴之庫內私習之人專無所據非小欠也
乞令加造極正修治一以備行樂之數一以廣私習之器一管絃之旨
皆孤寒貧窮無告之人往年擇入慣習都監者僅十有八人才品可取
者不過四五人餘皆初學未熟年已過半殘廢已甚蓋管絃之習未免艱
苦卜筮之業足養妻子故聰明年少者皆赴陰陽學不以音律爲事若
無激揚之法則瞽樂廢絕將不勉也古先帝王皆用瞽者以爲樂師委
之絃誦之任以其無目而審於音且以天下無棄人也旣爲侍用則疑
亦有矜恤之典也臣愚妄意屬都監十八人內其陪宴年久者除授
東班五品已上檢職其餘並許拜察如有聰明年少衆樂通曉自願入
屬者初除七品檢職待其慣習例加察職以開子孫後日之路則在我
爲不費之惠而在彼爲不勸之勸似不害理况卜肯檢職已有其例乎
又其賜米勿限春秋兩等四時分詣勸礪興起士大夫子孫廢疾者非
一此輩旣無筮仕之理又無承蔭之例此正所謂天下之棄人如有承
重而違此變者雖公卿之子勲閥之胄身旣無爵不得奉祀祖宗比於
聖主一視同仁之化不無陰谷覆盆之憾願加四五品檢職以蕪
之仍謄典冊永爲恒或命下詳定所同議以啓○丁巳受朝察輪對○

還給尹夏職牒遂傳旨承政院曰自今二品以上職牒收取身死者依式啓達○知肅川郡事余敬洪州判官金叔篋辭引見曰平安道近因使臣往來民生騷擾忠清道今年禾穀不登各盡心以恤民生且慎刑罰○御思啟殿親閱宗廟樂器上護軍朴堧所造也○左司諫金中坤等上疏曰祭者所以報本追遠而民德歸厚矣國家立法定制一遵文公家禮自卿大夫至於庶人今立家廟依品致祭然人之感佛已久齋借之風尚未盡革忌日則名曰僧齋徒知飯僧之爲急不顧祠堂之祭識者尚爾况愚民乎家廟之設徒爲文具是可嘆已傳曰上行下效捷於影響願自今除忌辰齋以示躬行之義又今攸司一禁僧齋之弊專心家廟之祭以厚民風又上疏曰臣之於君忠而已苟有一毫之不忠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誅柳漢者沂之弟也沂之不忠死有餘辜夷其族可也太宗特以寬仁但將妻子兄弟而爲奴婢俾全身命今我 殿下旣使免役再生之恩至矣以此終身幸莫大焉今又命賜職牒使得齒於忠良之列不惟群臣共憤亦無德惡戒後之義乞命攸司還收職牒以警不忠之黨 上曰予於後日親諭予意○戊午王世子及晉平大尹璪安平大君瑢竹城君安孟聘進豐呈夜四鼓乃罷○己未會

宗親觀讎戲設小酌○賜祭李湛教曰展親之情務全終始推恩之典
何間存亡惟爾資性溫純容儀端恪以勲親之胤居屬藉之尊爰崇爵
秩期享安榮雖或不幸竟在閑廢予之所以敦睦之心曷嘗替哉肆當
疾病之嬰庶幾藥餌之效何圖計音遽貽傷悼今命中官特陳菲奠諒
予至懷膺此恤章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五十四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五十五

十四年

宣德七年

春正月辛酉朔

上率王世子及百官行向闕賀禮以日

當食樂部陳而不作停本朝賀禮○傳旨承政院前此救食之時侍衛

群臣與軍士分列左右故或背日而立今日食在午其在西者過午則

當背日宜令合侍於東 上以素服御勤政殿橋外階上救食如儀竟

不食 上入內命書雲觀官終日測候召赴京回來通事李讌問中國

亦言元日有日食否對曰中國亦言元日午時日當食○賀千秋使禹

承範回自京師○壬戌召諫官曰柳沂之罪非是謀叛大逆但亂言耳

且律無延坐之法聖人亦云罰不及嗣 太宗朝尹向以穆之弟為政

府堂上况敵惠敵怨不在後嗣且至于今年代已久其可以漢為沂之

弟永收職牒手疏曰夷其族可矣此言無乃過乎予有是命非予獨斷

稽古詢今而還給之矣忌晨齋則始於 太祖所見豈不及爾等耶其

勿復言○傳旨承政院文武科赴試者或有痕咎彼司臨時停舉未及

辨明負屈者頗多自今有痕咎者彼司宜預分辨使得及期赴試以伸

爵抑其分詳定所議啟○甲子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講宋鑑至理宗

五年蒙古焚道士化胡經復僧舍二百三十七區侍講官僕循啓讀至

於此可知當時惑佛之深僧徒聖人所斥宜亟闢之本朝革寺社田民
 其不惑於佛氏至矣然尚未盡去者無他以其來已久而習俗已成不
 可遽革以至今日臣意以謂上以除忌晨齋之法下以禁僧齋之風則
 佛法不勞自息矣 上嘉納曰以國君而為祖宗設齋盛設作法何難然
 今暫設齋僧此亦因循舊習而不革者也循反覆力言 上然之○司憲
 府啓書雲觀以元日為日食而不食是推步不精也請罪之 上曰分
 數甚少恐因密雲不見其移文各道問之且中國亦言正月元日日當
 食此非推步之罪也待各道回報及入朝使臣回還更議之○陽德縣
 監朴振罷津縣監林命山禮山縣監崔舜民綾城縣監崔郊辭引見請
 振命山曰平安咸吉兩道今因支待使臣受弊甚多民生騷擾尤加撫
 存謂舜民曰忠清道去年農事不實民皆艱食謂郊曰全羅道年穀豐
 稔流移人民多就之其各往慎乃任安集民生且刑罰甚重不可輕用
 雖不得已用刑常存欽恤○司僕寺啓濟州子弟進上馬價自今上等
 給米二十石中等十五石下等十石以縣布相半給之其中馴良特異
 者臨時優給從之○碧潼郡人姜敬純得青玉以進遣司直蔣英實採
 之命禁人採取○戶曹啓義州昌城碧潼理山江界朔州等處居民越

江耕田便否及越耕田收租可否議于政府諸曹或言可或言不可
上曰上項諸郡居民因越耕之禁生理爲難可限十里毋禁越耕其收
租減常式之半○吏曹啓惠民局典醫監濟生院人等依取才畫數次
第叙用取才同畫則考其救人功績多少若畫數及功績皆同則考其
仕月多少叙用從之○全羅道監司啓道內沿海浦串流移入等頗多
隱接請把截要路使不得互相流移仍令推刷有役者還本閑良則於
加定侍衛牌及各色軍丁隨闕充定下政府諸曹同議皆以爲宜從
司所啓其元居平安咸吉道者推刷還本從之○平安道監司啓道內
各官人民辛卯年以後流移黃海道者勿論付籍與否並皆推刷入屏
我州他道人民移接道內者除私賤外勿許還本下政府諸曹同議僉曰
可從之○禮曹據咸吉黃海道監司關啓道內人才輩出請依江原道
例文科鄉試前數十加五生員鄉試三十加十五從之○乙丑受常
察輪對經筵○命繕工提調安純洪理禮曹判書申商地理李陽達審
原廟基于宮城之北○慶尚道監司曹致罷以築合浦昆南延日城稽
緩也○丙寅御經筵講宋鑑 上曰賈似道誠小人也侍講僕循曰誤
宋朝者此人天下古今才勝德者未有不誤國家 上曰理宗春秋已

高不辨小人此其失也安崇善曰自古小人善伺人主所好乘間用事人主不知而用之若公以任之明以察之則姦邪之輩無所逃於聖鑑矣上曰然○命安崇善考古營建原廟之制以聞崇善啓原廟之制宋神宗就景靈宮作殿在京宮觀神御悉皆迎奉入內盡合帝后而奉以時王之禮今朝廷立奉先殿於闕北合祭先代帝后高麗亦於宮北作景靈殿合祭先代王如唯本朝文昭廣孝兩殿各立別處有違古制及時王之制乞倣上項儀制就景福宮北相地之宜新構五楹合祀從之○丁卯視事 上謂左右曰今通事歸遼東者淹留傳習漢語無乃有益乎薛稠對曰通事等寓於公館難以久留何能廣聞漢語今設承文院專習吏文然未得其效吏文可法者令鑄字所印之常使承文院官吏讀習仍建學官廳常考學生勤慢 上曰凡言語辨通曲折而味趣存焉今通事等汎言其槩而已其曲折處不能變通是可恨也○上曰家廟之士至重大臣等議謂小家則或祭於淨室或祭於寢室亦可也然混於居處不可於前後庭別作祭室如何稠曰小家無前後庭者則安得別作乎若司僕司饗尚衣院諸員之類除五六品者蓋多豈可限品而督之哉宜弛其限使之觀感興起 上曰更議諸詳定所以啓○

○御經筵○平安道經歷朴曉辭引見曰本道地瘠民貧加以支對使臣生業尤艱且前此不知水田之利自往歲頒賜農書始知水田之術往

勤勸課以厚民生○禮曹啓養老宴儀仲秋之月禮曹擇吉辰啓聞先

戒群老年八十以上其日有司設殿下座於勤政殿北壁南向設香爐二

於前楹外左右典樂展軒縣於殿庭設舉麾位於殿上西階之西並如

常儀典儀設群老二品以上座於殿內東西重行相向北上四品以上

座於殿階上東西五品以下座於階下俱重行相向北上庶人座於殿

庭東西重行相向北上設判通禮及殿上典儀位於殿上東階之東西

向階下典儀位於縣之東北通贊一人在南差退俱西向通贊一人在

縣之西北東向又設群老一品以下拜位於殿庭東西每等異位重行

北向相對為首席人位差後奉禮郎設群老次於弘禮門內茶房提調

設尊於殿上近南北向設坫加爵有司設升殿者尊於殿階上東西近

北設非升殿者尊各於其座之前兵曹朝諸衛列仗屯門及陳於殿庭

如常儀群老各服其服品官紗帽品帶庶人時服依時刻皆就門外次通禮門啓請

中嚴殿下出思政殿坐有司陳繖扇侍衛如常儀近臣及執事官先

行四拜禮如常儀典樂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侍衛之

行四拜禮如常儀典樂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侍衛之

官各服其器服尚瑞官奉寶俱詣閤奉迎曲儀率通贊先入就位判通

禮啓外辨中禁傳嚴 殿下升輿以出繖扇侍衛如常儀 殿下將出

仗動協律郎俛伏舉麾興工鼓祝軒架作隆安之樂 殿下升座爐烟

升尚瑞官奉寶置於座前如常儀協律郎偃麾戛鼓樂止判通禮及典

儀升就殿階上西向立奉禮郎分引群老或杖或扶以次入就位立定典

儀曰四拜臨時有首則拜一坐再至通贊傳贊群老去杖鞠躬舒安之樂作四拜興

平身樂止判通禮進當 殿下座前北向跪啓請迎群老升殿俯伏興

退復位代言前承教退臨階西向立宣教曰迎群老 升殿代言還侍位

奉禮郎分引群老應升殿者仍杖扶初由西階升就座者亦引就坐典

樂引歌及琴瑟升就位司饗提調進案樂作近侍進花訖樂止執事官

設群老卓茶房提調酌酒第一爵樂作詣 殿下座前北向跪置于座

前執事官行群老酒舉訖茶房提調進受虛爵復於尊所樂止九進樂作

訖樂司饗提調進食樂作執事官設群老食九進樂作樂止九進樂作次

進酒每茶房提調進酒次進食每茶房提調進食觴行五周訖司饗提

調進徹案執事官徹群老卓奉禮郎分引群老上下俱復拜位立定典

儀曰四拜有首則拜一坐再至通贊傳贊鞠躬舒安之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

奉禮郎分引群老以次出判通禮進當 殿下座前跪啓禮畢俯伏興
還本位協律郎伏舉麾興軒架作隆安之樂 殿下降座升輿還內繖
扇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閣樂止明日群老詣闕謝恩○戊辰御經筵
○賜同知摠制尹重富高陽柳堤水田二結六十負小島陳地十結○
全羅道寶城郡進青琅玕○禮曹啓日本國王及左武衛大內殿使人
外諸島客人則差使負已曾備藏米豆鹽醬酒米或三日或五日一次
給之魚物柴木之類各其萬戶令舩軍隨宜備給三浦到泊客人雖由
水路上京必經尚州聞慶忠州金遷江故各官各驛之民奔走失農漸
以流亡自今客人到泊乃而浦者徑由昌原星州沃川清州竹山龍仁
漢江到泊富山浦者經由東萊梁山密陽清道大丘仁同尚州聞慶忠
州驪興廣州到泊鹽浦者經由蔚山彥陽慶州安東榮川丹陽堤川原
州楊根平丘入京驛路民戶迎送勞逸庶得均平下政府諸曹同議
○曰由鹽浦來者經蔚山慶州安東榮川丹陽忠州驪興楊根平丘由富
山浦來者經東萊梁山密陽清道大丘仁同尚州聞慶延豐槐山陰城
陰竹利川廣州廣津由乃而浦來者經昌原星州沃川清州鎮川竹山
龍仁漢江入京其各浦供饋及解水時水路往還請依啓目施行從之

○禮曹啓翁主印信請依一品衙門印信體制鑄成公主印信加一品衙門印信從之○慶尚道鎮海縣地震○癸酉還給楊春茂上護軍以下職牒○驪興府住私婢每邑莊一產男一女二○命安崇善議于孟思誠權軫成抑等曰予欲以府尹黃子厚之子妻安翁主女或云子厚之妻再嫁不可與婚予意以爲若世子大君之匹則然矣諸君之配無乃可乎思誠對曰上教誠然上曰欲以故生負尹太山之子妻信寧翁主之女何如對曰尹氏名門宜與爲婚○甲戌詳定所啓江原平安兩道文武科鄉試之額同而生負鄉試之額各異請自今生負試各取五十人從之○詳定所啓前此文科會試用禮曹印獨於生負會試用御寶未便請依文科例用禮曹印從之○禮曹啓張守峻父蘊嘗爲平壤教授官犯賊刺字陳瓘以祖母失行方爲憲司所劾請勿令赴試從之○乙亥風水術者高仲安崔楊善等啓今相營建原廟之基龍脉相破陰陽所忌神前佛後古人不用且臨壓宮闕宜擇他處安崇善曰臣以謂無如此地上曰其召李陽達與仲安楊善詰之陽達曰此地非正龍脉無傷龍脉之理神前佛後云者邪神之謂也豈謂如宗廟之神乎况白岳之神正臨宮闕比非神前乎若以神前爲不可則當移

白岳之神仲安曰此地非惟臨壓宮闕破傷主山來脉雖禱一間茅屋尚且不可况凜凜廈屋特臨宮禁動衆經營踏傷龍脉乎又况廟制云堂立正寢之東則此基正在闕北有違古制若城內則古漢陽客舍之基城外則東北隅營之可也楊善之議與仲安大同 上曰明日朝啓予將親教○慶尚道都事鄭賜知瑞山郡事梁思湫辭引見曰爾等皆有學問之功其講臨民之事熟矣其各盡心撫字刑罰重事不可不慎凡官吏用刑之際誰欲其失中其或濫刑者錯見也雖不獲已用之若存矜恤之心庶無枉死者○禮曹啓各道都會生徒專務製述不讀經書未便自今三月初一日至四月二十日八月初一日至九月二十日除製述令講讀經書且京中學堂六月一朔專不講讀只令製述亦未便自今十五日製詩文十五日講讀經書諸史其製述講論優等者每一部五人錄名報曹直赴生員會試從之○丙子受常參視事 上謂漢城府尹黃子厚曰蠱毒之術有諸對曰臣常陳其無有 上曰何以知其無也對曰試令蠱毒者毒臣驗之 上笑之右議政權軫啓義州境連上國而人物逃散將來可慮請遣人推刷還本以實邊邑 上曰卿策善予令兵曹磨勘施行軫曰戶籍一以均賦役二以禁流移近

因多事中外戶籍久廢不成須令成籍 上曰近來民弊實多姑待豐年爲之未晚也申商啓今見詳定所移文生負會試除御寶用禮曹印臣以爲取士重事宜仍舊用御寶以獎文風 上曰文科會試亦用禮曹印何必生負試獨用御寶乎更下詳定所議之商又曰 文昭殿則用影子 廣孝殿則位板今移安原廟則用影子乎位板乎 上曰予以影子爲非 太宗亦曰影子之法甚非然令詳定所議定 上曰原廟坐向序次將如何軫曰前朝則太祖居中左右昭穆 上曰異室則然矣一室則太祖居中太宗居西次居東俱向南恐其失序其與詳定所議啓子厚啓前此風水之學河崙李稷主之邪說不行請自今勿使風水學者妄有閒言 上曰卿言然矣○前此刑曹都官請用刑決事命政府諸曹議之互有可否 上曰豈可使曾不用刑之官必用刑乎申商鄭欽之啓都官不用刑故雖辭證明白姦惡之徒強訟不服宜用刑 上曰都官端爲父母者以言辭究問得情也今使用刑則官或以威而取招人或畏威而誣服况刑罰以省爲美今立古昔所無之法以害民生甚不可也○咸吉道都節制使成達生辭引見賜弓矢○以璵爲廣平大君安孟聃延昌君茂生元尹欣副元尹碩副正尹洪裊摠制

李尚輿同知摠制金孝貞集賢殿副提學權繕右司諫李思儉判義州牧事前此宗室大君之妻稱三韓國大夫人府院君諸君及功臣議政府院君之妻皆稱某韓國大夫人然人臣之妻稱國未便會命詳定所考古制議啓宗室命婦正一品之妻稱某府夫人用都護府以上官號從一品之妻稱某郡夫人正從二品之妻稱某縣夫人正從三四品之妻依舊稱慎人惠人功臣命婦正從一品之妻稱某郡夫人正從二品之妻稱某縣夫人文武各品之妻仍舊但二品以上之妻例從三品以下之妻吏曹給牒未便吏曹僉議署合啓聞下批且上項宗室功臣文武二品以上守信嫡母依古制因子之職加爵者加大字其命婦之爵則至是改下○禮曹啓州府郡縣養老儀仲秋禮曹啓聞行移諸道所在官擇吉辰前期布告境內群老年八十以上者其日設守令座於廳事東壁西向羣老二品以上座於西壁重行東向北上三品以下座於南行若無二品以上則六品庶人座於庭東西又設拜位於庭在東羣老拜位在西異位重行東上俱北向庶人位差後羣老依時刻俱集大門外守令出迎入自西門羣老隨入或扶或俱就拜位行四拜訖守令由東階羣老由西階皆就座執事者設卓及盞斟酒各於座前俛伏跪

執盞飲訖俛伏興就座設食行酒至五周後執事收盞徹卓守令與
群老俱復拜位行四拜訖群老乃出守令送于大門外從之○刑曹啓
仁華人宋順詬罵義母律該處絞命減一等又啓咸興人張甘勿伊闔
殺李上佐律該處絞從之○丁丑生員漢城試開場之日舉子爭先入
門有朴孝孫者躡藉死下憲府鞫其由持平李具商啓今赴試生徒成
群發肅擅自入門恐有不合應舉者及借筆者濫冒闈入請改試從之
○戊寅禮曹啓謹稽古典天子之配匹曰皇后王之配匹曰王妃歷代
之制未嘗以美號加之至於宮人則各稱號以別名位本朝之制王
妃稱某妃王世子嬪稱某嬪皆加徽號有違於禮今遵古制只稱王
妃王世子嬪從之○詳定所提調黃喜等以爲謹接近思錄伊川先生
曰家必有廟廟必有主註高祖以上即當祧也主式見文集又云今人
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文公家禮祠堂註
云向馬公書儀云影堂先生家禮改作祠堂者以古人祭不用影故也
設魂魄註司馬溫公曰世俗皆畫像置於魂魄之後男子生時有畫像
用之猶無所謂至於婦人深居閨門出則乘輜輶擁蔽其面既死豈可
使畫工直入深室揭掩面之帛執筆畫其容貌此殊爲非禮臣等

觀此二書古人祭不用影無疑矣况我太宗始建廣孝殿之時謂曰
婦人誰畫其圖像命禮官只立神主太宗之命合於先儒之說臣等
妄謂原廟宜從太宗之成憲只立神主鄭招以謂謹按諸儒之說
祭不用影者蓋謂正廟耳原廟則先儒非之矣若唐宋原廟則皆奉
容矣且宗廟既有神主原廟又有之則是二主也既祧之後祫祭之
時未審并設二主乎取向主而祭棄何主而不祭此事之難處者乞
依原廟本制奉辟容從喜等議○詳定所提調黃喜孟思誠許稠申商
等以為原廟間數俠室有無則依永寧殿例造四間除俠室其坐向次
序依宗廟例以西為上從之但廟室之制依已曾啓下造五間引見
安崇善曰喜等用四間之議何所據乎若建四間則後世必以奉安四
祖為疑而遷太祖其於百世不遷之意何如若建三間則有國之君
只祭三代與群下無異於義未安不爾則只建二間以奉太祖太宗
何如對曰今日移建原廟者以防後世各立之弊與其只立二間不如
仍置文昭廣孝殿之為愈也倘中國之人來見二間之制則笑之必
矣宜依前教建五間也上曰無改五間之數○已卯前此文昭廣
孝兩殿大祭設禮饌中有大卓左右有俠卓故其陳設之長竟殿內今

原廟廟室非一若具左右狹卓則室小難容若增構間閣則廟制過闊
 下政府議之皆以為宜依平時進上例只用中大卓及面狹卓從之○禮
 曹啓國初社壇稷壇之制有未備請別築社壇稷壇其壇高廣及四出
 階級一依古制從之○領春秋館事孟思誠監館事權軫同知館事尹
 淮申檣等進新撰八道地理志上曰予將覽焉○庚辰司憲府啓漢
 城叅軍權雍崔秀民等生負漢城試入門時未能禁防令諸生成群亂
 入朴孝孫躡藉致死請杖七十從之雍以功臣之子原之○辛巳上護
 軍朴堧上言宗廟庭內道東一邊為祭時行祭之場功臣堂正居其
 處地面甚狹又於行祭之時三等功臣不得坐享於堂出其位板作三
 行設於樂懸之東堂門之西又設七祀位於其西故承祀之際諸執事
 行禮之位與神位相逼甚為未便又今樂懸陳於庭中一如朝會軒架
 之設比往日尤為狹隘故近日大祭時文武退位處合在於軒架之東
 而地狹難容與武舞同在軒架之西七祀位亦移就於軒架之西勢皆
 未安此功臣堂位不宜者一也又以事理言之則有功之臣臨祭入於
 庭內配享祖宗足矣豈有內庭之上六室之旁自立堂宇為常居之
 室之理乎此亦不宜者二也又以往事言之則前朝之際功臣之堂在

於廟外祭時入陳此法似爲得體既非廟享之臣臨時入陳則不必堂
在庭上然後爲配享也此亦不宜者三也幸今開廣廟庭功臣之堂亦
於廟外隙地移置以肅廟宮以便行禮如不得已則廟牆一面鑿開
數尺築堂於外置門於墻則亦不害爲廟內功臣之堂宇也伏望 聖
裁下禮曹本曹啓功臣堂宜於廟庭外量地移設從之○癸未御經筵
○甲申受常參視事禮曹判書申商啓詳定所同議受教成衆官自中
坐次不計散官但以除授先後爲上下臣以爲未便 上曰成衆官指
監察乎商曰非但監察錄事三館奉禮皆然 上曰前此三館雖有職
者皆以先後進之分爲重後進必序於先進之下議者以爲官爵至重
何計其先後故元有職者從自願分三館此則以官爵爲重也今詳定
所以各司通政之尹坐於通訓判事之下爲據而曰監察以散官爲重
則舊房主或居新監察之下予則以爲尹與判事職事各異監察則所
任皆同豈可捨官職高下而以房主爲重乎詳定所以爲此則古之遺
風不可遽改予姑從之商曰此乃前朝弊習宜速改之而今猶未革
請臺之暇監察等必就房主家然後歸家此風亦宜禁之 上曰予將
更議○刑曹參判高若海啓講武即古大閱遺制不可廢也然近於

遊戲且近因支對使臣京畿江原受弊尤甚乞減講武日數且幸近地
以息民力 上曰卿言甚嘉然講武非遊戲也一以奉宗廟一以洪賓
客一以習武藝所係匪輕近因使臣之來一年不過一度日數亦少故
宗廟之奉賓客之待有司告匱加定各官其弊亦鉅卿言雖美然
不可廢也豈予所樂不得已耳○輪對經筵○禮曹啓幹朶里指揮權
豆欲葬其母馳書求紙請給五十卷從之○安崇善啓許稠語臣曰今
常參太早年老大臣冒寒觸暑艱於趨造且今昇平日久國家無事何
必五夜趨朝乎日出受常參可也 上曰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古人美君
上之德知曰昧爽丕顯稱臣子之勤則曰夙夜在公況今常參之設希世
美制必待日出則恐致懈弛 上曰卿言善矣○乙酉幸慕華館觀射
○賜祭于都摠制朴實教曰脩短之期理數之難避哀榮之典國家之
恒規惟卿品性精剛制行廉謹系出衣冠之胄身優將相之材早遇
昭考之知仍爲寡躬之助專制一道而扞禦有效摠制三軍而宿衛以
勞茲倚任之方隆奈疾病之遽篤計音忽至慟悼良深爰命禮官節惠
以易名叙辭而致奠於戲君臣義重敢忘卿之舊勲幽明理同諒體予
之至意○丙戌受朝參○童猛哥帖木兒遣人來獻土宜賜衣笠靴

回賜絲布十五匹○丁亥視事輪對經筵○刑曹改茂珍人烏鷹強奸
年十歲女律該處絞從之○戊子受常參輪對經筵○禮曹判書申商
啓每年講玉欲及二月二十四日懿惠王后忌辰回駕故於二月初啓
行今年亦然然節候稍早天氣尚寒 殿下不可以衝冒風寒改涉草
野且隨從人民豈無寒凍者乎縱值忌晨齋在帳殿則雖二月望後行
幸亦無妨也太宗每於三月初乃行 殿下第以三月農事方興必用
二月然三月望前農事未殷三月而行亦無害也 上曰講武之日予必
著裘何患禦寒隨從之人何畏春日餘寒○禮曹啓今以上護軍朴堧
上言條件與詳定所提調同謹選各官年少官奴六十人以備男樂
及方響三件量宜加造條僉曰可管弦盲人年少者擇授檢職四時賜
米士大夫子孫承重而邁此疾者亦加檢職條鄭招以爲檢職已革不可
復設伶官古者皆用瞽者今可於典樂署逐位加設一二員以授瞽者
前銜則四時賜米殘疾者若不存恤何以得活從之○己丑受常參輪對
經筵○親傳朔祭香祝○以成拚爲右軍摠制崔士儀開城副留後朴
安臣右軍同知摠制禹承範兵曹參判崔蠲中軍摠制成抑全羅道都
觀察使○二月庚寅朔受朝參 上命知申事安崇善議于黃喜孟思

誠權軫曰太公裕子直潛謂尹鳳已下義禁府鞠之然非特此人妄稱
崔真族者多不罪之獨罪此人則恐不均處之何如申浩於壬寅年以
誤引 太宗梓宮之罪收其職牒今已十一年矣 太宗嘗曰申浩曾
爲全羅監司扈從講武請勿走馬其愛君之忠至矣子從 太宗之意
擢冠戶曹且其人恭謹今又孫女連姻王室還給告身何如宗室正一
品之妻不宜僭國封爵故已令改稱府夫人其夫亡之女姑仍舊爵何
如若曰可則鎮安益安撫安昭悼君妻府夫人人之爵還收何如喜等
曰直罪人之後不可與崔真之族例親真之族雖有假托不足算也直之
於鳳既非族人且以不忠之後不畏國法邀見使臣潛隱進 退宜問其
罪以懲後來浩之罪則哀痛迫切之時情亦可恕宜給告身夫亡之女爵
姑仍舊爵可矣從之崇善啓趙理之罪與申浩同并給告身何如 上
曰然并還給○以權蹈爲京畿都觀察使○辛卯受常察視事 上
謂左右曰瓮津豐川等城已改築乎兵曹判書崔士康曰臣聞瓮津
城敵人之矢可及未可修築都摠制曹備衡曰臣曾任瓮津其城低淺
築 岳山厭於東南敵人之矢可及也且在城外盡見城中人物多小
不可復築旁有土城舊基三面臨海險阻可恃宜築於此領議政黃喜

曰兩城可否臣未知之然沿海之地不可不築 上曰龍城城子已議築之宜更審城基當秋始築左右曰四達之地不可不築 上曰前朝之時咸興以北非國之有尹瓘乘隙深入立碑限疆域耳又謂代言等曰慶源防禦之事大臣或言絕域之地不可守之宜退守龍城或謂先祖之地不可棄也所宜堅守予意以爲 太宗時 太宗皇帝欲取慶源之地 太宗奏請切至詔許之今若棄之則中朝聞之必議之矣慶源鏡城昔日防禦之狀令政府六曹擬議以聞○輪對經筵○禮曹啓立廟奉祀出於孝子之至情宜不待令而行今大小人吏不立家廟者頗多請令憲府來甲寅年正月爲始考察其不奉行者依曾降教旨科罪其中家貧無奴婢所居廬舍不過十間者及閭閻間家基三四負以下者許立一間其力薄不能者與本非衣冠士族者姑今祭於其寢 從之○兵曹啓咸吉道軍官等狀告本首境連彼賊防禦之苦倍於他道軍民等一不受職父子相繼或至戰死未免爲百姓不勝痛悶請以咸興土官西班牙內司直二司正二副司正四通兒移屬于都節制使道下政府諸曹同議領議政黃喜等以爲勿移咸興土官依寧邊府例別設吉州土官 從之○壬辰吏曹啓詳定所受教二品以上之妻吏曹僉議署

合啓聞下批然檢漢城非實行二品之例其妻仍舊給爵牒從之○
癸巳大雪○受常然視事輪對經筵○永柔縣監朴去頴辭引見曰汝
兄弟中惟汝賢授以牧民之任往恤民隱且慎刑罰○禮曹啓高麗太
祖顯陵請拔去陵上雜木每歲寒食省陵顯宗文宗忠敬王陵亦禁耕
樵其餘陵除守陵軍令所在官禁其耕樵且於陵域禁葬雜人從之○
詳定所啓使臣與外方守令相接之禮上曰春秋之時王室衰微故
孔子專以尊君抑臣爲重秦制過於尊君抑臣而識者非之此各因其
時而爲輕重之論也今以中朝之制觀之則王人雖至微者使於外則
序於一品外官之上此取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之義也本朝
元典外官二品以上則三品以下使臣反行請謁與中國之制不同以
大義論之則使臣雖微王命可尊其交際亦可嚴也然一於重使臣之
禮則無乃太重乎申商啓本朝之制重大臣故外官二品以上則使臣相
接之禮異於中朝上曰然○甲午受常然輪對經筵○親傳風雲
雷雨祭香祝○乙未受朝參視事輪對經筵始講性理大全○以崔府爲
開城府留後權蹈仁壽府尹崔士儀仁順府尹○兀良哈千戶而羅加
茂等五人來獻土宜回賜絲布二十六匹○傳旨禮曹吏曹於東西

各品祿課用宣賜之印官吏署于其末日藏其印于本曹未便依行信寶例用於闕內無乃可乎若必令吏曹成給則更鑄體小印信用之何如其議以聞○命議中宮及王世子殯印信寸分孟思誠權軫等以為大寶廣三寸五分中宮印降為三寸四分或三寸二分王世子印三寸殯印降為二寸八分或二寸六分皆取陰數黃喜許稠安純申商李孟昉鄭招等以為依漢宋古制中宮印信與大寶同世子殯印與世子印同而量減其厚從喜等議○知申事安崇善啓請令兼大司成兼司成等數往成均館講論勸課令學者有所觀感從之○丙申安常叅視事上謂左右曰甲士一千內二百已為別侍衛遊兒又以一百忝作別侍衛遊兒何如予聞能射二百步者以百數故欲添之無乃不可乎權軫曰軍士預養為貴有何不可高若海曰今人才極盛治事之才武藝之士頗多皆願從仕乞開進用之路上曰治事之才則於吾小國足矣武藝之士不害其多予嘉乃言○輪對經筵○親傳文宣王擇奠祭香祝○王洵妻等兄弟三人申訴云王琚妻臨終以租三百餘石分與三兄弟已用於琚妻喪葬今漢城府因安望之妻許氏之訴盡數催徵貧寒寡婦不堪支納痛悶上曰兄弟已用之數何可徵納願謂左

代言金宗瑞曰卿嘗在憲府必詳知本末其具陳之對曰臣爲執義與同僚論斷云許氏既得奴婢千餘口家舍財物田莊租豆不爲不多而又爭財主生前分給之穀是何義歟徵還喪葬所用之穀不近情理遂不與許氏其後憲府駁之曰三歲前收養即同己子雖斗升之穀不可與他前日臺貧不并徵給必有其情收其職牒囚禁鞠之 聖上寬貸下義禁府亦如憲府之意論以知非誤決楊秩以先發言杖一百身充水軍永不叙用臣以爲從論杖九十身充水軍不叙特蒙 聖慈秩收職牒贖杖一百外方付處臣只贖杖八十前後憲府所見不同而義禁府所見又如是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臣雖受罪猶執前意不悔也上曰此事雖干於安駙馬予何計較哉今聞卿言果如所言財主喪葬已用之穀與夫兄弟所食之租豈有還徵之理即命漢城府勿徵還給秩職牒尋命叙用○丁酉親傳社稷祭香祝○輪對經筵○戊戌上憲百官遙賀 聖節○御經筵○兵曹據黃海監司關啓流移人年老無子息盲人及六十歲已上無子息扶護篤疾者仍置時居處雖年老者有子息及弟姪則並令還本 從之○己亥安常參視事輪對經筵○司憲府啟掌令李迥道遇惠寧君祚祚下馬迥騎而過無禮祚縛

迥根隨欲囚典獄請治迥罪証 上裁施行 上曰惠寧狂妄固不足
責迥於子弟敢行無禮古人云投鼠忌器迥之所爲無所敬畏又荅劾
辭略無自責之意反欲歸罪惠寧辭甚不恭其下義禁府治之義禁府
請杖迥八十命減三等○上謂代言等曰我國之患在於北方野人不
能侵中國之境者畏火砲弓弩也近來十餘年野人不得侵掠我境以
田時貴李澄王河敬復等能戰勝也雖有賊變若能高築烟臺具備禦
之物而戍之則野人必不得久留其令兵曹預備烟臺信砲小火砲等
事○庚子受朝參輪對經筵○傳旨京畿監司自今講武勿進飛禽走
獸○左軍摠制成揜以疾辭職不允○冊封都監提調孟思誠權畛許
稠安純申商李孟昉等議啓中宮印厚請用七分 王世子印六分
世子嬪印五分 從之○辛丑受常參輪對經筵上謂侍講官權
採曰我國三軍摠制乃依上國都督府而設然都督府則掌治庶事我
朝摠制但直宿而已無治事之實而帶摠制之名名實不稱其博考古
制以聞○命黃喜孟思誠權畛安純等議旨人朴生之事僉曰此旨至
惡不可虛論且以部民揚說守令無實之過宜置濟州巨濟等邊郡給
土田令妻子完聚使不飢寒又令所在守令常加存恤禁其出入并罪

書告狀者許稠以為廢疾者不可加罪只罪書告狀者申商以為廢疾之人不忍抵罪以其殘劣無告也此旨傑驚無比不可不懲宜安置邊

郡 上曰令義禁府具罪以啓書狀者只因此旨書字而已不可推効

○傳旨刑曹宗親子孫公私賤妾所產雖在限前勿令贖身並皆從良

○義禁府啓旨人朴生誣告朴安臣受人奴婢財物誤決所訟奴婢又

誣訴鄭容賈米布賂憲府官負請托至為姦惡若謂篤疾專不治非則

無以懲惡請移置邊郡 上曰毋置邊郡並妻子移全羅道令所在官

給田地常加存恤使免飢寒仍禁出入○壬寅受常參視事 上謂左

右曰煮取焰燄其功不易所儲不多若用於攻城陷陣則焰燄之費甚多

若因儲費之少不習火砲則亦無以臨機應變如欲廣備焰燄日習火

砲將如之何贊成許稠判書申商啓焰燄煮取之所慶尚全羅忠清三

道而已倭人性本巧而居下道者亦多若見其術必能傳習禍將不測

宜於東西兩界亦皆煮取常習為便 上又曰水牛力壯可使耕田

予欲奏請易換但本國與中朝南方風氣不同恐或不盛商曰臣聞

水牛耕田倍於常牛全羅道風氣與南方相似可以畜養稠亦言其利

上曰高麗奏請欲換馳驢 帝遂其價 賜馳驢三十匹仍諭曰予

欲頒賜中外但畜養之數少而未果今請水牛無害於義可咨禮部請換禮部不許具辭奏達如何僉曰可○大司憲許誠啓朴信得罪太宗見黜于外固宜小心固有後改今命放還臣以爲不可 上曰信提調營造接尹麟罪且聞通事等以姜尚仁之事告沈溫又不啓達故 太宗只黜于外不收職牒皆非自己之事其罪本小而黜外今已十五年議諸大臣命召誠再請不允○輪對經筵○傳旨刑曹曾因本曹所啓逃亡仍據執容隱招引放賣奴婢等事並令都官決之自今毋移都官本曹聽斷○癸卯受常參輪對經筵○親傳望祭香祝○孝寧太君補大設水陸于漢江七日 上降香築三壇飯僧千餘皆給布施以至行路之人無不饋之日沈米數石于江中以施魚鰲幡蓋跨江鍾鼓喧天京都士女雲集兩班婦女亦或備珍饌以供僧俗男女混雜無別前判官吉師舜 上書諫之不允○甲辰受常參視事 上謂代言等曰中朝嘗議放馬于濟州太宗憂之欲移馬江華未遂予命掄制成達生往視之水草俱足可放萬餘匹予謀諸大臣皆以爲島內迂民爲重不可遽行唯代言趙從生郭存中從予志而圖之今使參判鄭淵判事高得宗視之乃曰可放百餘匹何所見之不同也予之有志者八年矣遷民一

時之弊放馬萬世之利欲俟秋成盡出居民廣築馬場當更遣大臣視之矣○輪對經筵○大司憲許誠等上疏曰監司專制一道職無風憲苟非其人安能儀表吏民而綱紀一方乎是故國家每遣監司之際莫不慎重其人今以戶曹叅判朴坤爲全羅道監司坤之妻家醜行已著布諸見聞士林鄙之而坤亦和流無節每當施爲無所果決其不合於監司之任審矣伏望 殿下亟收是命更擇公清慷慨之人以任方面以副輿望不允○吏曹啓京畿忠清江原黃海平安道站路察訪等因無褒貶或不用心治事請依守令例令監司褒貶從之○命議于三議政曰憲府以朴坤不合監司請迺之予以爲妻黨之咎似無妨遣之何如黃喜孟思誠權昫等以爲監司任重必無間言者乃能當之坤非特有妻黨之咎爲人不合監司請從憲府之請命吏曹改之吏曹以摠制柳思訥前摠制洪汝方刑曹叅判高若海薦之上曰思訥有疾汝方處事多誤若海迺江原監司未久其以同知摠制朴安信遣之○乙巳御經筵○以柳漢爲全羅道都節制使○野人班大等來獻土宜賜衣笠靴回賜絲布十六匹○傳旨刑曹檢屍者人之死生係焉中外官吏或不親檢皆委於吏甚爲未便其今中外官吏親自檢視○丙午原平府

使李蓄知永川郡事鄭慥知竹山縣事羅敬孫宜寧縣監河孟胥仁同
縣監朴霖等辭引見曰國家小安事務似簡然賦役煩多衣食不足守
令若盡心治之惟可除弊且比年守令用刑過重屢致傷生予所軫念
爾等各守乃職慎用刑罰○丁未視事○禮曹啓今壬子年忠清慶尚
道貢羔一百口請放于江華府煤島孳息從之○戊申講武于平康
等處 王世子及百官祇送于興仁門外次于楓川京畿監司進弓矢
鷹犬兩具馬粧及酒果魚羹咸吉道監司進諸色海物○己酉次于松
折院京畿監司進酒果○庚戌次于龍潭驛禾倉○上謂三軍將帥判
府事崔閔德等曰講武者欲令軍士習射御也今場內之獸但令宗親
射之雖潰圍之獸驅者不得射殊無鍊卒之義今驅軍至多欲令騎士
從圍後馳射逸出之獸何如閔德曹備衡申商等議曰騎士用三分之
一輪射潰圍之獸爲便崔士康禹承範洪約安崇善金宗瑞南智宋仁
山權孟孫俞尚智等議曰逸出之獸令騎士射之不過數發而止已有
著令假使從圍後而爭射逸獸則必有誤傷人物者矣莫如仍舊上
曰徐輪射但申明前令○辛亥次于石橋○壬子流矢入舍內安崇善
等啓曰向闕發矢曾有禁防今大駕親臨向內發矢其罪匪輕請鞠之

上曰爭射之際誤入園內勿推崇善再啟捨此不問後無所懲命鞠
之乃宦者俞實也 上曰今內侍府論罪崇善又啟姑待攸司論決然
後上裁施行 從之○次于乃文有鹿潰圍觸傷侍衛牌金得富高貴
忠等命內史金孟內醫朴允德賫藥救之 上謂代言等曰三軍所屬
醫負賫藥救療其法已立今日左軍醫何不膏藥救之乎崇善啟求其
醫而未得請令兵曹推鞠 從之 上曰得富正軍乎代立乎若正軍
則歸葬於其妻子所居可也問之果正軍也即傳旨京畿監司曰得富
官備棺及斂襲之物朝夕之奠適送歸葬致奠復戶○癸丑以 懿惠
王后忌晨留于乃文○兵曹啓俞實以近侍不肯侍衛馳驟逐鹿有
違敬謹之意請治其罪命下內侍府答四十○甲寅驅牧監山有一犬豕
中箭潰圍觸內廐馬死司僕提調崔閏德鄭淵等啓諸負不謹看守以
致觸死請治其罪 上曰出於不意安知封豕之來適當此馬哉其勿
論○次于馬串場○賜左代言金宗瑞弓矢曰常佩射獸○傳旨全羅
道處置使道內白山島人物非不通也前此金斌吉因偵候倭人往觀
之其時處置使不用心訪問但取丁仁已不知本島之言以啓甚為不
可今值農時勿聚遠人姑問水邊古老以聞○乙卯次于積山○議政